

人和叢書



沙灘上的黃昏

燕野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沙灘上的黃昏

燕野著



人和文藝叢書之三

人和文化出版社

人和文藝叢書出版緣起

編委會

自從我國獨立以來，作為多元民族中兩大支柱——巫族與華族——之一的華族文藝，就一直江河日下。究其原因，是社會體制的變動，新舊思潮的衝突，舊的毫無生機而當權把勢，不為時代青年所接受；新的則在野而不能合理成長，因而滿目蒼涼！

尤其上層階級，多數不重視文藝，出版、發行機構都「在商言商」，賺錢第一。

直到近年，許多有地位、有名譽的人物，開始發覺，缺乏文質彬彬的風雅，終歸於粗鄙！乃率相發言，表示愛護文藝。然而，空言無濟於事；嘩衆取寵，也難得逞！不過，總算沒有落空，後起的少壯人士中，有「人和文化出版社」，願意替民族文藝工作者出版叢書，以實際行動表現推動文藝發展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否仍然受到口喊愛護民族文化，實際踐踏民族文化的對抗呢？唯有待諸事實作證了！

這部叢書，選稿原則如下：

一、以多元民族公平合理與團結的思想內容，受到鼓勵；反對種族主義的狹隘思想的作品。

二、要進步、健康的作品；反對灰、黃色作品。

三、文字通俗流暢將受重視；反對不知所云的文字。

但是，編委會與出版社是兩個不同的機構，並無從屬關係，出版的書籍內容，能否符合君子協定？只有讓讀者們嚴正的監督與批評，建議和愛護。若出版者，或編委會有出現缺點與偏差時，得以及時糾正。是我們懇切的期望！

（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

△△△△△△△△△△△△△△△△目錄

海港朝雨…………… (44)



旅情思绪..... (47)

进展中的哥打巴鲁..... (50)

。第三辑。

花城记..... (53)

街..... (55)

当夕阳西下..... (58)

黄昏随笔..... (60)

碎叶集..... (62)

灯下小品..... (65)

长春藤..... (67)

燕语..... (69)

雾..... (72)

寂寞的坟地..... (74)

岭上的黄昏..... (77)

租房子与搬家..... (79)

钱钱钱..... (83)

杰伦的 [园边集]..... (86)



后记..... (90)



序

傑倫

曾几何时，那在山野里长大的孩子——芜野，为了生活，背了隻简单行囊；也许为了响往海的一片湛蓝，却不忘携带一支五彩缤纷的画笔，他落脚在东海岸的一些城镇上。

在那漂萍似的生活里，他抖出那支多彩的画笔，描向热带情调的海洋的黄昏，海潮风浪冲袭的沙滩；也描向绿色海港的烟雨迷蒙，那渡头在封港期的浪涛冲击堤岸的声响，那在开港季节里的渔舟和轮船，以及天真烂漫的拾贝的孩子们，还有海歌和夜语；更描向山青水绿的吉赖江畔和多雾的山城——

在那梦也似的生活里，他继续以那支绚烂的彩笔，描绘天定州——实兆远的浓重的夜色，红土坎的轻波细浪，以及充满鱼腥泥泞的邦咯岛——

在那浪迹的生活里，他的彩笔写向谷地深悬，山林苍鬱的文冬岭；群山环绕，资源丰富的怡保与和丰；江水奔流，燕语呢喃的安顺；碉堡残缺，街道狭窄的历史城——

最后，他像一片随风漂流的浮萍漂进了无风无浪的八打灵。他那支多彩的画笔也似乎失落了，换来一支短小的芦笛，开始吹奏着「租房子与搬家」的苦恼——

我认识芜野时，他还在胶林山野中过生活。他的年纪很轻，但他的心境却像那入夜时在街边挂着几盏汽灯的冷宜乡一般的清冷和落寞。他在那个时刻已然像个苦行僧，哀吟着芭林的忧鬱，悲弹着小城镇的苦闷和苍凉。

芜野的散文，深受着中国作家何其芳早期的作品如「

画梦录]、[刻意集]以及我国作家韦臆的[东海、西海]一些篇章的影响。作品中那种朦胧幽渺的境界，那种沉重的叹息和唏嘘，都教人感着人间有那么多寂寞和惆怅，彷彿[人生就像许多梦境的组合]（芜野语，见[古城潮边]。）

苦闷与寂寞，原是这个年代的特徵。芜野是个多愁善感的青年，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意识，也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表白的话：[我还年轻，免不了有着许多幻梦及对生活的叹息和惆怅，自然更存在许多的幼稚和无知。]

在漂泊的生涯中，芜野的那些幻梦及对生活的叹息和惆怅，原也是感情自然的流露，心灵的剖析，却不是无病呻吟的了。但在作品中过份的强调和渲染生命的灰澹，而无闻於时代跳动的脉搏；无视於波澜壮阔的美丽，是有负於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使命的。

然而，在胶林山野中成长的孩子，必有其倔强坚忍的心志，作者在[拾贝的孩子]篇中这么写着：[浪迹的生涯是苦涩的，浪子的一颗心是够凄凉的，但他还是很倔强坚毅的，他並不曾为此而暗自掉过眼泪……。]

阔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把触觉伸入社会的内层；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淡忘自己的苦闷与寂寞——用此数言，赠予本书作者，是为序。

（一九七五，十，廿七，写於都门。）

第一輯



沙灘上的黃昏

沙滩上的黄昏，对我来说，也许应该说是无数个逝去的梦。

使人不会忘记的，东海岸的海洋总是像个刁蛮的女孩子，那风也总是那么粗野，那怕你极力把脚步踏印在黄沙滩上，一夜之间甚至只消一支烟的光景，就像一个梦的破碎，风会把它扫得无影无踪的……………

那段日子，我像粒皮球，被人踢上东海岸几乎近尾的一个小山城吉赖，而后重又被赶了回来。而那时，我们公司的那个半生不死的分行早已搬出街市戏院的旁边。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与胡兄皆有同感。结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答案：我们的吉普赛式生活，命运似乎不是你送别我就是我向你说不，然后不知又会在哪个天涯海角再见。

这种生活表面上看去是颇令人羡慕的，是堂乎皇哉的，因为别人看我们身为某大影片机构派驻各地的代表，到处流浪是那么多姿多采，实在却是那么悲哀。

这种滋味不说也罢。我与胡兄只有相顾苦笑。也许是命运吧，我得重回寂寞的绿色海港——龙运，而胡兄却很幸运的被一调调到古城的分行去了。我还得在海港捱一个时期。

那时的我是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的，我学会了听天由命。由於心境的關係，我开始喜欢找寻刺激的生活，我喜欢疯狂的海，海的无际，海的深邃，除了风雨，我的每个黄昏几乎都在沙滩上度过。

傍晚，吃了饭，我、潘、叶三人就会先后在沙滩上集合，有时就只有我和潘。我们一坐下去，一谈就谈到星星闪亮，点了一根香烟又一根，而那风总是那么爽快，吹的人满头发乱。

这是热带情调的东海岸的黄昏。

它的情调是跟西海岸任何一个海港迥然不同的。我说过，那里的海是很粗野的，那海水不会有一刻的平静，老是后浪推前浪的在呼啸，有时我们沿着水湄跑，由於夜里起过大浪，在潮湿的沙滩上，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可怜而经不起考验的小鱼搁浅而死在沙上，其中也有乌鱼之类。海水甚至还把河湾里无数的大树桐捲带出来搁在沙滩上。

由於接近封港的日子，海潮风浪更是不定，而整个海滩也就跟着时常在变，有时海水退得老远，沙滩突然间显得是那么广阔，河口水浅了，还望得见一条几十丈长的沙洲浮现。

——那沉没的舢舨就在那里。潘说。

我随着他指的地方看去，果然隐约能看到那已经无法起死回生早已成一堆废铁的舢舨遗骸沉浸在水中，那是某年在一次大风浪时所击沉的。听说过去几年每个年头封港前大风浪日子，还常有渔舟翻复和人命牺牲。

——这一带海也是大鲨鱼经常出没的所在，我们坐在沙滩上，就时常可以望得见浮游海中的鲨鱼背脊。

我听过潘这么说，因此每次我都留意海水动静，但遗憾我却一无所见。

谈天说地，我们的一个黄昏也就那么度过。这沙滩的黄昏就是这么令人眷恋。往日，叶跟我们分开了，因为我们之中不幸起了一点误会，三人行变成二人行，就只剩下了我与潘。

有时，友情的破裂就是那么的突然。我们曾经是可以说毫无拘束，无所不谈，曾经是夜里在那茶档一道喝茶，黄昏在沙滩上谈人生际遇，前程抱负的朋友，竟也那么简单地就互不相识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这是往事。虽然如此，对于他们我还是照样怀念和祝福他们的，因为我曾经是他们的朋友。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记忆中唯有那无数个沙滩上的黄昏。

七〇年九月十七日稿於八打灵



海 • 的 • 懷 • 念

那年，我被公司当局由西海岸的吡叻州调到东海岸的一个小海港——龙运。我怀着流浪汉的心情越过文冬岭，到达那个小海港。

那当口，正是风雨霏霏，一个恼人的季节。

C兄在临走前给我介绍认识了柯比，一个年轻豪迈为人坦白的印华混血儿。C兄将所有分行上的职务移交了给我走了后，我心中遂起了一股莫名的孤寂感。幸好，往后的日子，柯比经常到办事处找我坐谈，也经常互相磋商一些语文学术上的问题，给我排除了不少的苦闷。

但依然是寂寞孤单的。白天里，偌大的办事处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柯比是当地巫校的英文教员，能够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到底有限。

因此，那段日子，我写下了「绿色的海港」那种寂寞的心情。

像一棵向日葵，柯比是一个懂得发奋努力的青年，他並無吐下一般受英文教育的教员那种狂妄作风，尤其是使我敬佩的，他的华文程度相当不坏，而且几乎是全靠自修得来的。

认识柯比不久，我心中就感觉到，他並不是一个很凡俗的人，他的为人，他的好学与谦虚，不是普通那些读了书出来有了一份所谓公务员！教师之类的工作就自满自傲的傢伙所有的。

那时，我们虽然说不上是非常要好，但却也是一双趣味颇合得来的朋友，而且大家都是来自外州，都颇有沦落

天涯的异乡客的感受。而那时他被教育局调到那里执教三个多年头，对于东海岸的情形自然比我知得多。他告诉了我许多东海岸特有的风情。

我原本是个出生在内陆的孩子，因此对于海，我有一股说不出的喜爱。来到龙运，一个人孤单或有甚么悲哀的时候，时常自个儿傻里傻气的跑去望那一片浩淼的海，一片蔚远的蓝天，听海涛的喧哗，或一个人坐在松荫下遐思。

有一天，我对柯比透露出我喜爱海时，没想到他说：我也是喜爱海！

原来都是爱海的年轻人呵。

于是在一个星期五（东海岸的礼拜天），我们相约乘着阳光和爽的早晨，由破旧的渡头乘小扁舟渡过去对岸，然后骑了自行车到那美丽的清水湾去玩了一整个上午。

寂寞的海滩只有我们两个爱海的孩子，但我们並不寂寞。我们互说海的故事，紫贝壳的梦幻。

——这个时期依然是东海岸风浪的时刻，不然，你将可捡获许多美丽的贝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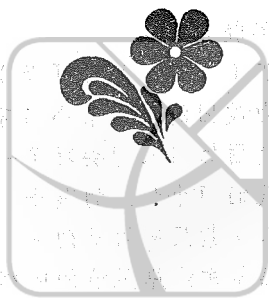
柯比对我说。——但看看你是否有运气！

我们只好靠运气和相信运气了。我们开始在浅水中觅找，风大浪大的日子里，想捡美的贝壳並不容易，但也许是我的运气好，或是海与我们有缘，赐予我的礼物，结果柯比还是帮我找到一枚漂亮的紫贝壳，我自己也找到一粒颇不俗的螺壳。

在这种日子里，我们竟然还有收获！我们相顾而笑了。在阳光下，我遥望那海天，海在欢涌，风在歌唱，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日子！

直到现在，那二枚贝壳始终藏在我的行李箱中。一来为的是曾藏有我对海的爱恋，二来却也是我在东海岸的纪念品，它纪念着我与柯比的一段友情，不管走到那里，一看到这二枚贝壳，我就会想起那段生活在海的日子，以及柯比这位年轻朋友。

七〇年九月十五日。八打灵。



綠色的海港

龍運港寄簡

没有风雨的日子太单调了，也缺乏了刺激；可是，太多的风雨却也令你忧悵和喘不过气，甚至使你憎厌。

像个行脚僧，我默默地来到龙运港，迎接我的就是那南中国海洋捲进来过盛的风雨。自然，烟雨迷漫中，这个海港的姿态怎样，当时我根本就无法看清，也许像个浪漫的贵妇，也许像个含羞答答的少女，心想，既是一个有海的绿色小港，总应该有它几分娇姿。

那段日子，满城的风雨，让那路旁的相思柳日日翠艳。从早到晚，风雨不停地由海外捲进内陆，本就清静的小海港，夜里街道就只有那被这里人雅称作「的士」的三轮车来来往往。这种景调：哆索的三轮车夫，蜷缩在车缝内的乘客，以及那晕黄，青蓝的街灯，构成了一幅单调沉闷的画面。

那时每天我还得提着雨伞上工，由苏拉栅慢慢踏脚车到街市，那种滋味就实在令人难消受，心想：这可憎的风雨天何时始能放晴？然而，这里的朋友还说：封港时期在望，这还不过是它的前奏……。

这就不得不令我心里私自寒了一阵，这就实在不巧了，来到这里，不能看看这东海岸相思树柳丝轻飘的小海港美丽海滨，蔚蓝的海，却受到风雨的苦楚。飘着雨的白天，海是一片灰蒙，水天难分，看不到什么；夜里，那停泊在港湾上的来这里载运铁苗的轮船亮了灯火，才让你隐约看到原来那里有船隻。

那些船隻，那些透过烟雨的点点灯火，多少还给沉寂

的港湾带来生气，还有那矿场火车站码头上的一列灯火，也让人的眼睛有点美的感受。

烟雨迷漫的日子里，除了这些，龙运港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取之处。落着雨的下午，在那茶档子，叫了一杯茶，看看报纸，望望那迷蒙的海，自然就有一股寂寞单调的感觉在你心头涌起。

要是你有一股傻劲，披着雨衣，到那街尾巴刹海边去，眺望对面隔着一带烟水的渔岛，可能会让你捕捉到多少灵感，诗情和画意。你心中可能会这么想，那一带海边，若是善加人工修设，也不愧是一处风景，加上茶亭长廊，风雨中看海听潮，也不致於令人感到太无聊……。

可是，在这种潮湿的日子里，人家倒乐得躲在家中睡一个觉，又有几个有雅兴冒雨到那海边踱步，在雨中找寻诗篇，捕捉美丽的画面，在那里挥笔描绘？

绿色的海港，其实也就是一个寂寞的海港，尤其在这种日子里，更叫人沉闷呢。

夜里，在灯光下微雨中，我经常一个人默默的穿过沿海的道路，风雨中似乎听得到隐约传来的潮声；有时，穿进那四通八达的小巷子，虽是路灯处处，家家灯火，也禁不住会感到孤单寂寞。

这个绿色的小海港，相思柳倒是处处可见，油绿的叶片，鹅黄的花穗，总时常会映入你的眼簾。

然而，满眼的绿柳黄花，满眼的蓝空碧海，心里的感受还是寂寞。相思柳黄花的几度盛放凋零，潮边拾贝孩子的梦多绮丽，海的故事多么动听。……

绿色的海港，其实也就是个寂寞的海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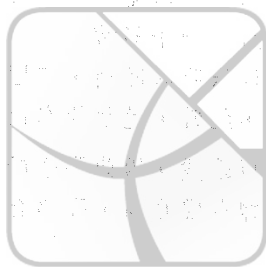
摊开信笺给远方朋友写信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写上这

么一句吧。

老 師 和 媽 媽

海 棠 花 兒 紅 了

六八·十一·十·丁加奴龙运。



渡頭憶舊

龍運港寄簡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像是痴人说梦话，但你可别小觑了这寂寞的小海港，它可也曾经了不少的沧桑……。

在早几年前，由龙运上瓜拉丁加奴，那时主路的桥梁尚未兴建，人们要上丁加奴，需要渡河；那时候，龙运港上也有一个码头，因为由这里渡河过去对岸，直达瓜拉丁加奴的路程缩短了很多，因此，大多数车辆都弯进龙运港渡过，无形中也成了一个驿站。

那应该是龙运港兴旺的时刻，简陋的码头上，早早晚晚过渡的车辆无数，经常，过往的客商货车需要在那里排长龙，环境形势上所造成，因此那个时候的渡头一带并不像今天的冷落，而却非常热闹，那些食摊茶店旅馆一度非常的好生意。

当然，那个时期龙运港是别有一番情调也是另有一种风味的港口。至少，它没有寂寞的时刻，白日里，由於巴刹也座落在那里，车声，人声，使渡头充满了生气；夜里，水手们的醉语以及那粉墨满脸，跟过往客商水手们打情骂俏的娘儿们，虽然没有大都市的疯狂，但多少也有一点点缀了。

清晨，可以欣赏出海的渔船，傍晚午间时分，又可以看到满载而归的渔船泊在港湾，那种内陆看不到的情景。每日里，可以看见无数陌生的过客，老的少的，风尘仆仆的，有的对着海洋凝望沉思，有的在咖啡摊上，带着焦急的眼光等待着渡海。这里，成了人生百态的荟萃点。

然而，曾几何时，瓜拉丁加奴公路的桥梁建成了，交通衔接了，过往的人们车辆无需再过渡，等待，可以往来随意。自然，龙运港的地位也就跟着失去，谁还要弯进来在这里乘搭那像泥鸭般蹒跚的渡轮？

於是，笨拙的渡轮失去了功用，码头也拆除了，只剩下了一个关卡。原始的渡轮见不到了，繁荣的市面没有了，龙运港的黄金时代也可说是过去了。现在，自然你还可以看见那破落的渡头遗迹，你有兴趣也可以渡船过去对岸的绵花岛游玩，因为天然美丽的泳场，都在对面，要检拾蒐集漂亮的贝壳也只有对岸的海滩才有。只是渡海的工具不再是巨大的渡轮，而却是娇小横流漂渡，靠了船伕一条长竿撑着前进，随着波浪上下似乎有点舟轻不负重的舢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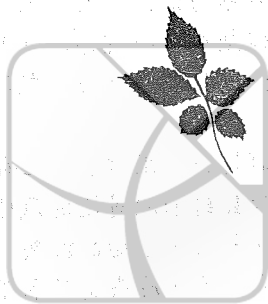
这倒是龙运港另有的格调，跟这里的三轮车是孖生兄弟，在龙运你就可以同时尝到舢舨过渡的风味以及叫做「的士」的三轮车的情调。自然，原始的渡头不复以往的喧哗，那些茶店食档旅馆冷清了，渡头也只剩下残堤破柱供后来者凭吊。

平日晴朗的季节里，这渡头沙滩有渔船的「波波」摩多声和渔人的叫喊声。满载而归的笑脸，艳阳下晒着的鱼网，那是一幅东海岸的典型的风景画。只是它无论如何要比以往寂寞得多，夜里，只有浪潮冲击长堤岸的声响，黑漆漆的港湾上看不见什么，只有对岸稀落的灯火，那山顶的的灯塔，还有就是那泊在堤边的被浪涛冲得一上一下飘荡着的渔船和那些小舢舨。

码头，沉默了不短的日子。跑在海边，晚来的海风，带着很浓的腥臭味，冲进你的鼻腔。灯影恍惚，大街小巷在以前，听说黑巷口站满了向你抛媚眼的过黑暗生活的娘

儿，现在虽不能说绝迹，倒底非常少了，有吗也是像蝙蝠般瑟缩着，等待那海外进来载运铁苗的轮船上的水手们上岸。自然，这要在封港时期以外的季节里，在封港时期中，港外是空荡的，别说水手，就是轮船的灯光也看不见一盏的……。

(六八年圣诞节於丁州龙运)



海港 • 黃昏

龍運港寄簡

黃昏，吃了晚飯，我喜欢跟朋友穿过街道，越过政府旧办工厅，去眺望暮色下的海洋，去领受一回宁静但不寂寞的情调，吹吹南中国海洋向晚时分刮进来，习习令人爽透心房的海风。

这种习惯跟一个人的心情很有关係，虽然，这南中国海洋边缘的绿色小海港的沙滩不会很美，但在石凳上坐坐，谈谈天，看看海上那来自海外到这里载运铁苗的轮船，也可以松弛一下苦闷的心情，这也是一种怡情享受的方法。时常，我们就坐着谈到轮船的灯火亮了，海面上有渔火浮动，天上的星星也在眨眼。

这绿色的小海港，就只有这一刻比较使人眷恋。这时，一轮落日已渐渐躲到山背，海面浮起一片晕霞，这片软软无力的迴光返照，把这小海港点缀得另有一种美态，吹着海风听着浪涛的澎湃，倒有点醉人的情调。

懂得享受，这种生活情趣的就不止我们三两个人，不少的老少男女也会在沙上留下夕阳斜照的倒映，留下脚印。经常，也会遇到两三个老先生，这之中有个比较风趣的老先生。提起这老先生，我就会想起韦晕先生笔下「鸦背夕阳红」中所描述的那个考古学者般的老人。虽然，他没有那种痴态，但他那种谈吐神态却令人感到兴趣。

「嘿，假使让日本占领马来亚到现在……」有一天傍晚，这位老先生望着海面上的日本船，似乎在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偶有感触地说，由於说的话带着很重的上海腔，后尾的一段我听不清楚。望着那片漫长的沙滩，这句话确实

令人深思。

要是真的话，那时的马来亚和现在的马来亚可就完全不同了……。有人这么接着下去。可不是吗？要是事实的话，人们的感受又怎样呢？相信直到现在，人们还不会忘记沙滩上的片片血迹和沉痛记忆；虽然，这里没有像乌鸦港上成群成队血红眼睛似乎吃惯了人尸的灰鸦，没有那种传说。

这只是一时的偶然提起，过后老先生的话又不知转向那里了，我可记不清了。一阵阵的涛声，倒又叫人清醒了过来。

这是绿色小海港的一个黄昏。……

有时，我们跑下沙滩，就坐在沙上，潮水涌向岸上，就像一朵朵绽开的白色花儿，开了谢了又开，毫不停息。有时，整个海湾似乎是笼罩上了一层薄纱地带满一片雾气，使人的视觉有一种迷濛的感觉，也使得对面的两个小海岛失去了踪迹。

这不是封港时期的烟雨，看了刚刚沉落了的红霞，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明日的天气又会更酷热了。而确实，开港时期，这小海港日间的热浪使人透不过气。这片朦胧的水气並不能阻挡太多东西，那一艘艘驳运铁苗上轮船的舡舫不是还看得很清楚吗？还有那一盏盏在水面上浮动的小灯火也很显明，这是捕捉「梳东」一柔鱼的渔船，在东海岸，这又是「梳东」大量出产的时候了。

轮船的灯火，出海的渔舟，这是东海岸绿色小海港开港时期的情调，在这段漫长的时期，这小海港是比较有生气的。到了五，六月间，大海龟开始上岸生蛋，又别有一番热闹。

这总比在封港时期中，天天看着美丽愁人的相思柳的鲜黄花穗，看着刀形的叶片沾着雨水强得多，至少，黄昏了，你可以坐在海岸看南中国海的暮景……。

六九·四·六·（重回龙运记）



拾貝的孩子

龍運港寄簡

我喜欢静，但又怕寂寞。

曾经，在炽热的阳光下，我一个人跑到静悄悄的海滨，踏着满地的松实，穿过几株松荫下的沙径，站在海边沙滩上凝望。

然而，除了澎湃汹涌的海潮一阵阵扫向沙滩，发出阵阵雄壮的浪声外，什么也看不见。一阵阵由南中国海打进来的劲风，带起点点浪沫，打在我的脸上，有着一股淡淡的腥咸味。

四顾悄然，望下去石块堆砌为海堤的那一带是市镇；向后望，一座桥似的伸向海去的，是那铁矿火车站下卸铁苗的码头，整个海边就像一个大的孤型……。

第二回到海边去，却是傍晚时分。凶猛的海风中，出我意料之外，这座海滨已不单只有我寂寞的身影。先是看见两个马来姑娘朝向那海中徐徐跑去，而后我远远望见，那海边半截树头上蹲坐着一个年青人在垂钓。

当我再跑下沙滩，两个坐在沙上拉着钓丝的马来人倒是有点惊奇地望了望我，然后埋下头去整理那似乎有点紊乱的丝线。只是一会儿，当其中一个拉上了一尾蹦跳着的几两重的鱼，寂静的沙滩顿时响起一阵孩子们欢笑声浪。

这海未必真是寂寞单调的，我想，下意识地继续跑下海滩去。一群孩子带着一阵笑声渐渐远去，边跑边俯身向沙地检拾。就像在寂静的公园看见一位小妹妹检拾落英一般。忽然，一个美丽的意境，一幅忧美的画片浮现在我脑海中：这一群拾贝的孩子，无疑的是为这沉寂的海滩带来

了生气和快乐的气氛。

拾贝的孩子，紫贝壳的梦，这南中国海边缘的东海岸的黄昏倒也还有几分诗意呢。一枚有着美丽花纹的贝壳，能令到孩子们的心灵感到如许满足和愉快，这种情景很自然地令我想起我那单调的童年，那个没有海歌浪语，没有贝壳的梦想的童年。因而，使得我长大了对海洋有一股深浓的喜爱。自然，孩子们拾到了一颗贝壳的那种滋味是怎样的，我是无从体会到的。

现实毕竟是现实，当我见到海时，懂得对着蓝空碧海遐想时我那童年的梦已完了。当一天（今天）我有机会生活在海洋的边缘，天天看得见海，一颗年青的心已满盛了为生活而奔波流浪的苦涩，再也没有单纯和天真，一颗年青的心只有无限的感慨：浪迹的生涯是苦涩的，浪子的一颗心是够凄凉的，但他值得骄傲的是，他还是很倔强坚毅的，他并不曾为此而暗自掉过眼泪……。

寂寞时我就会想起那海洋，那浩淼的水，那广阔的天空。曾经，夜里我跑到市区尽头海边，沿着石堤凝望那黑摸摸的海洋，迎着带满腥臭味的呼呼的海风，倾听那哗啦的潮声，去回忆，去沉思……。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静寂中听那隐约传来的涛声，穿过一片人家，是那么的有劲；有时子夜时分远处传来的涛声把我惊醒（也不知是否是涛声所惊醒），一颗心是多么的激动，我真想起床在月色下跑去听听海洋的呼吸和歌唱。

然而最使我难忘怀的，还是那海边孩子的笑声，那发亮的瞳眸，那片片的贝壳；我想，童年的我既然没有贝壳的梦，现在生活在海洋边沿的小港，何妨让我在梦中幻化着一个小天使，一个在海边拾贝的孩子？……。

六八：十一·十九·丁加奴。



海歌 • 夜語

龍運港寄簡

——从小我就喜欢海，爱海！

柯比，我这位新认识的朋友，带点梦幻似的口吻，悠悠的对我说。

——我吗？我也是的……。

我笑笑。我望望那海洋，一股股南中国海刮进来的风，呼呼的应和着海浪的喧嚣声。

这小海港何其的静，日子又何其的寂寞？我们都有同感。我对着海洋说：我们都是异乡人。我来自中马，他家的半岛的南端。

记得，那是一个风雨的日子，我悄悄地来到这里，孤单发霉的日子里，天天听着风声雨声，心灵闷得发慌。那种滋味，那种心情，别人自然是无从体会的。

好比对着风雨灯发呆的渔人，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你能了解吗？

——他期待着什么？他在守望着什么？

你可以猎取一个风雨漂亮的海港镜头，你可以捕着一幅东海岸的黄昏沙滩上的诗境。这幅画这张照忧美的意境和你高超的技术，可能会赢取到沙龙摄影的首奖，但是渔人的沉思，渔人的感受你就未必体会得到了。

那一刻，我与柯比初认识，自然还不知道他是个爱海的青年。那段时候，无聊时，我只一个人去看海，听潮，有时夜里有时白日。

而今夜，我却跟着柯比带了草蓆，录音机到海边听潮。月色柔柔的夜里，寂静的海滨，就只有海的呼吸，只能

看见灯光在水中的摇曳，浪潮的退涨，星星闪耀着小眼。

我们感觉得大自然的伟大和奥妙，也感觉得东海岸夜的黄沙滩的沈静。浪涛的〔澎湃〕似乎带着幽怨和控诉。蓦地里，我想起来，前一个夜里，我们沿着漫长的海岸踱步时柯比所说那段话来。

我倒有点耽心这只有我们两人的海滩，在风浪声中真会有幽灵的出现，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日治时期，这片海滩曾溅满了人民的腥血，曾经躺满了尸体，这听说却是实在事。虽然潮涨潮退，日子几乎淘洗尽了人们当时的恐怖记忆，重提起那段往事，那段日子，那段事迹到底还烙留在人们的心灵，还留存在这片漫长的沙滩上，要真有幽灵的徘徊出现，我想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

谁会留意到这绿色的海港，也有段辛酸的记忆？这段记忆跟这里的矿场开拓的时日差不多同样长久，记忆里的事迹是湮远了，这矿场的铁道载运铁苗的列车的轮子倒还没有停止。

谁又还愿意去重提令人心酸的往事？倒是那海洋永远也不会停止呼叫，和那满天的星星一样，永远也不会停止她们那神秘的眨动的光亮，像是在沉思，像是在笑又像是在恶作剧。

……七女星少了一颗，因为七妹爱上了地上的董永，私自下凡了。……柯比指着天空说。

望着苍茫的天空，我心理想：明天是星期五，这里东海岸的公共假日！我明白柯比的心理。年青的心有了爱情的秧苗，是无法抑制的，也是不甘於寂寞的。……

六八年冬於丁加奴

多 霧 的 山 城

吉賴江畔散草

因为公事上的关系，我有机会落脚在一个风光优美的小山城，这个小山城静悠悠的，一道浩浩淼淼，流水凝紫的大江伴着它，因此，也算是一座江城；而这一道江流，无疑的是替这小城增添了不少的妩媚和诗情画意。

在傍晚时分，一带绿水，虽没有归帆点点，桨声 [欸乃]，却是另有一番情调和感受：简陋而设的小渡头沿岸水域，三两水上人家，入了夜灯火稀疏，两旁葱浓的绿树，点缀得另有一番的意境。

临江静思或远眺，确实会令人有山灵水秀的感觉：有一道浩荡的大江，四周有连绵的青山蔽护；入了夜，街空的电线尽是密密麻麻的燕子，满街是一片清脆的银铃声，这些，都象徵着吉賴江畔这个小山城的繁荣与安宁。这就难怪有人到了此地而徘徊流连了。

由於处於多山地带，因此吉賴这小山城，气候上是几乎终日清爽而夜晚微带寒冷的，而大清早又多是有着很浓很重的雾——清晨，在燕语呢喃中醒来，你就发现四下里充满了生气，推开了百叶窗片，寒风阵阵中望出去，四野被一片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

这片片的雾令人深感亲切，很自然地就令人回想起乡间的一切，那雾中的田野、橡林，那奔流的小溪和旷野上的野花……。这里的雾，同时令我想起这里的人情味；这里的人情就跟这里的雾一般浓一般重，这是事实。

跑在街上一个招呼，话匣子打开了，嘘长问短，情感是那么浓，一股异乡人的感受也给冲淡了，取代的是一阵

温暖，这跟那人情薄过纸的都市情况完全是两样

来这里的第二天，就陪着同事工君参加了本地一位新友人的喜宴，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原本是陪这位同事工君去向他们辞行的，经过一番介绍，主人非但坚留着工君同时连我也被邀为座上客。基於当事人的隆情厚意，却之似乎不恭，那也就唯有接受。这种滋味与感受，当时是很难说出的。

记得，那回在龙运港，临走前不久，喝了一位同事的喜酒；来到这里只一天光景，就成了这里朋友的座上宾——人生，人生，有时使人感到就是筵席一般，就是无数的偶然，有聚也有散的时候……。

吉赖江畔的小山城，这里的雾跟这里的人情味一样浓一样重啊！这倒是一个年青人行脚中难忘的驿站。

——六九年一月廿六日吉兰丹。

山青水綠

吉賴江畔散草

吉賴，是个燕子繁多的小山城，实实在在，也是个多雾的小山城；而吉賴江，更像一条发綠的翡翠帶子，躺在这块土地上，滋润着两岸的綠树，一年到尾山常青，水長綠。

这一道大江，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也像一个溫柔的少女，日日夜夜，只是静悄悄的流荡着，漂着上流带下的枯枝败叶，荡着碧波，让那江边的水上人家安穩的生活在她怀中，让那「摩多」汽艇安然地川行；但曾经，她也发过怒的，那是在六五年期间。那个时刻，她就像一个发了疯的惡魔，滾滾的山洪几乎将这柔弱的小山城整个吞噬掉，把江畔的浮筏住屋也给冲去了，洪水淹浸上街市几呎……

但是，这是过去了的事，人们记忆中就只像一个短暂的惡梦，一个破裂了的泡泡，梦醒后，人们看着她又恢复了以往处子般的溫柔，可亲的容颜，倒不曾在脑海里留下什么可怕的事迹。

就像现在，她不是像隻小绵羊一般的柔順吗？一带水，平平静静，倒映着藍空白云，两旁綠树，没有咆哮，没有冤恨；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道大江是沈静了，也许有一天她再会喧騰，当她被触怒的时候……。

——吉賴是个風光明媚的小山城。吉賴江畔更令人留连；在那清靜的晨昏，在那忙碌的日午！

也许早已有人这么礼贊过；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感情丰富的年青人来说，能够生活在一道綠水長流而又美

丽宁静的小山城来说，多少是充满喜悦和兴奋的。

我就不否认，我喜欢这个多雾的小山城和这道江水——虽然，我到这里是暂时性质，像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曾经，我临风眺望；曾经，我蹲坐在那浮着在江畔，由那上流大森林砍伐下来被钉成木排拖拉下来的树桐上，对着水流沉思，对着青山遐想。

无疑的，当你看着一艘艘载着乘客载着货物渡江的「摩多」船经过，激起一阵阵波荡；当你看着四围连绵起伏的青山，你会觉得小山城另有一种宁静的美和感觉得出它的富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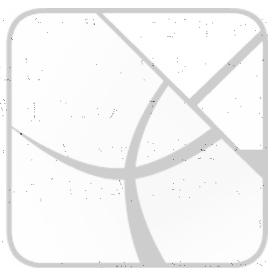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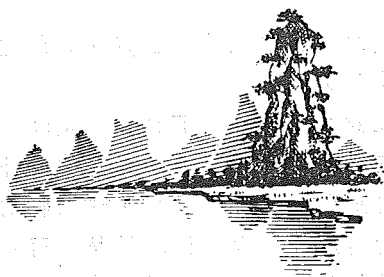
由於多山，除了橡胶，木材就是这里的资源。每日由大森林砍伐运载出来的树木无数，这些树木，有些就直接装上南下的列车，运送到南马一带甚至星洲；有些，就在本地板锯厂锯成木片，销售外地或者批发到外国。

有时，木材砍下了就打成筏排顺着水流用船拖到吉赖。这些筏排停积在江边，远远望去，跟那水上人家相映成趣。当然，这些木材大多数是售卖给那江边的火锯板厂。

吉赖江本有一种天然美，而这些木筏，只像一个天才画家为她多添上的一笔美丽的点缀；那江畔简陋的码头以及那些浮屋，那些舢舨那些在江边嬉水洗澡的马来妇女，才是吉赖江充满原始风味和情调的优美画面。

我就喜欢这小渡头的忧静气氛。由渡头拾级而上，那岸上有档巫人开的小茶档，临着江风，三两知心喝茶谈心，倒是一个不很坏的去处。同时，居高临下，望去是一片绿水，举目是葱浓的绿树，一片碧波，这种情景，使人看来，虽无范仲淹笔下洞庭湖的磅礴气姿，却令人对着锦绣的国土有山青水绿，江山多娇多美的感受。……

六九年二月三日丹州



山城的春天

吉賴江畔散草

也许可以这么说，几阵炮仗声，又给这个宁静的小山城带来了一个春天了。

我没有注意秋尽冬来季节推移的迅速，更不曾留意到翩然而来的初春。带着一颗随遇而安的心怀来到吉賴小山城，也许是这里美丽的青山绿水，这里特别浓的雾，这里之中一些热情的朋友，我感到这里是美丽迷人的。

住在临风的三层楼，夜里听着阵阵银铃般的燕语，有着深思；清晨在燕语中醒来，又看着大地在片片浓雾中甦醒，有时索性什么也不去想，也懒得去画那彩梦。倒是，晨昏间，窗口望着那一班又一班北上南下的列车，带着一声长啸停在火车站，吐出几十个人客，又吸进几十个人客，然后又长啸一声，带着阵阵浓烟扬长远去，这种情景会令人时有所思。

经常，在早班车或夜班车抵达时，一批批风尘仆仆的乘客——这之中会有旅客吗？我不曾留意——步出车站穿过楼下的街道，有一阵的热闹，打破了静悄悄的气氛；新年前夕，上下的乘客特别多了，我才意味到原来旧的一年快过尽了，一个新的春天已来临了。这些上下的乘客就像一批批的候鸟，为了一个春天的来到，有的正由他乡飞回来，有的正匆匆的赶着飞回去。这时候，心头的滋味才开始难受。

火车站忙碌了几天，鞭炮声响了几天，意味着，小山城的春天又来了一——是那数阵震耳的炮仗声把春带来了；虽然，这个小山城的新年，热闹像样的就只有三两天光景

，就这样静悄悄地过去了。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这是小山城另一个春天了。

我没有想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认真去想，只是自言自语地嘘了一句：春天了；然而，毕竟是象征性的时季，就像今天偶然抬头望远一点，远的山是苍茫的一片，近的橡林，一片片却仍然是渗杂绿黄，似乎还在冬天的睡梦中，好像并不曾有春已来的一回事。

这个小山城的春天也不过如此呵，然而令我沉思的，是一封来自远方的陌生的短笺，写信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女，虽然她一再匿名隐姓地跟我通讯，写第一封信给我的动机是由我一篇拙作：「多雾的山城」而起，针对着我文中某些观点来批论。

虽然，我跟她完全陌生，但由朋友口中，开始知道她是朵开放着漂亮的玉兰花，在这个空寂的谷地里曾灿烂了一个时期——自然，春天里的一朵鲜花，难免会受到蜂蝶的追逐，也难免会吐露着芬芳，而过份显现着美丽。

一个初春的少女，锋芒太露太热情了，性格过於外向了，难免会有闲言闲语的产生，但毕竟，那是已过的春天了，除了深深地祝福她，我希望她会有另一个新的美好的春天。更希望，她看了这篇东西，不会怪责我。

在这个小山城，现在又是另一个春天了，但愿大家都会感觉得到春天的气息吧……。

——六九，二，廿三。丹州。

第二輯



天定州拾碎

實兆遠，這個小鎮

夜色浓，浓得化不开。

夜食档子，一杯酒，几味小菜，更有深厚的人情味。这又是一个情调迥然不同的夜晚。

记得那年，我回到了阔别了几年的马口小城，跟朋友们在夜的茶座倾谈，那种滋味就有点像今晚。虽然身在百哩迢迢之外，却也没有流浪异乡时的乡愁。

夜色深浓，景致却那么恬静，实兆远这个小山城，就像个朴素沈静怕羞的小姑娘，可不知一个陌生的人的来到，会不会吓怕了她？

虽然这里没有绿叶覆荫的花街小巷，也不失为一个美丽的小城。有的小城，她有一个如诗句般的芳名；也有的小城，她有美丽的街巷，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然而，实兆远没有这些，她很平淡，连这个名字也平淡。但却不俗。

像个行脚诗人，喜欢寻梦。我有太丰富的感情，但我的感情却有点迟钝了。像那年，在那小城，我对着美丽的夜景，对着醉人的情调，心头百般感受，想写散文，想写诗，想把积压在心中深浓的感情有个交托，结果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这个实兆远的夜，多少有我梦乡里的影子。我並不希望在这里得到年青诗人的绮梦，我只希望留回一颗星，一片叶，一个完美的记忆和梦痕。

实兆远，这个天定州的一个小城。今晚，今晚就让那

星星们的情人的絮语，化着柔柔的音响，潜进一个旅人的睡梦中吧。夜寒雾重呢，当你睡熟了，雨水可能会悄悄的来临，没忘了吧，这正是西海岸多雨的季候。当明朝，窗外的麻雀把你叫醒，可能雨珠儿还会在帘前轻唱……。

紅土坎小寫

红土坎，这充满诗情画意和粉红色情调很重的小海港，山青水绿，不愧也是个遣愁寻梦的圣地。

白天里，轻波细浪，有人在海水里轻泳，也有人在堤边行。柔的是轻风，甜的是那些情人的蜜语。可憾的是，没有一片长长的沙滩没有紫贝壳可捡。没有恋人相拥，没有细沙浅印双双脚印的画面。我想，有沙滩的海滨还算幸运，要在红土坎沙滩编织美梦，捡贝壳，听海歌浪语，恐怕永远是幻梦呢。

使人陶醉的还是多星的晚上。夜的红土坎海边，旖旎的风光不会输给古城的加冕公园，这倒叫我想起来年某日，槟城的花之滨，波德申的水楼，那段年青的日子。这些，而今远去了，空有一个记忆。当年的伙伴，现在就实实在在像一团浪花，分散后再也难重聚了。……

漁鄉邦咯

由红土坎乘船到邦咯小岛，只是半句多钟的事。

也许你厌倦了内陆呆板的生活，那么邦咯小岛却可让你换环境改一改生活。虽然，这里的人这里的所见，都是粗犷作风，然而也不无令你喜爱的地方。你不喜欢充满鱼腥泥泞的小巷，你可能喜爱那翠树复盖的石子街道，那美丽迷人的海滩……。

你可以站在岸边石块上，看潮起看潮落，点数渔帆。清晨，你可以消受一个带满早霞的渔村的晨景；傍晚，你

又可以享受一个诗味很浓的黄昏；夜晚，夜晚又可能会更美。

邦咯，是个诗之岛。你若是画家，你可以描绘许多切实动人的画；你若是诗人，你可以捕捉到许多大自然的真像，生活的真谛。

邦咯海滩，沙细水清，树多风凉。令人羡慕的是在水里翻泳，在沙上织梦的年青儿女，紫贝壳的梦，年青人的渴望，爱情追寻……。

这些，这些都是令人缱恋的因由。更令我高兴的，却是异乡逢旧雨，几年前百哩外的老同学，有这么一朝竟相逢在这个岛上……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的又何必曾相识？有旧雨亦有新交，在一个年青的旅人来说，应该是比捡到一枚刻着诗句的贝壳意义更深，更重了……

（六八年十月十日追记於和丰）



夜過文冬嶺

黑夜过文冬岭，另有一番不同的滋味。

白天，见到的是弯曲险窄的马路、车辆，以及两旁青苍的山林，深陷的谷地，是单调的。这种感受就好比由丹州的吉赖乘列车下马口的一段东海岸干线情形一般，一个人呆坐於车厢，两旁是一片绿色，偶尔有山溪野花，那就只有不尽向车厢摇首弄姿，向旅客点头的芦苇。

入了夜，情形就稍有不同，列车每经过一小站，点点的灯火，散布在谷里山地就像一片由空中散落下来的星星，叫人的视觉新鲜了一些；虽然，未免觉得还是有一点寂寞滋味。

但黑夜过文冬岭，无论如何是比白天要来得有趣味。白天，跑长途的旅程，令人易感疲倦，同时天气也闷热；夜里，由於太阳下山了，高山上自然有一股令人清爽的寒流。

这是一个新鲜的记忆。

黑夜过文冬岭与乘长途列车，对我同样是新鲜的事。乘长途列车，虽然一个人的旅程，一整个白天呆在厢格中，满怀心事並不好受，到底领受过个中滋味了；这一回，一半是公事，我又有一个机会，乘长途运输罗哩，黑夜爬过奇险的文冬岭。

车由都门开出，时间大约是傍晚六时多。经过一段奔波，爬上文冬岭时已是七，八点时分。当那似乎是一盘闪光的珍珠在山谷下出现，夜色已沉沉罩下。

——噢，那是什么所在？

我舒了口气，问那聚精会神的驾驶员。

——那就是武吉丁宜呵！

驾驶员笑笑说。原来是文冬岭的一个山村，那点点星光就是村中的灯火。我们停在半山的路旁，准备在那路边的饭店解决晚餐。

这几间饭店座落在半山的路中就像是荒野中的野店，但它所给予过往商旅的方便是不少的，尤其是在黑夜里。大多数的运输罗哩喜欢选择在夜中行车，经过此地时，都把它当作打尖歇脚，吃饭喝茶的驿站，因此虽然在夜中，它的热闹由那不少的车辆即可看出一班。

由那餐室后座俯望下去，青山环抱，山谷下另有一个天地。望着那点点星火，我心中不禁兴起无限遐思和感叹——我是一个行脚匆匆的过客，在以前我不曾想像到自己会跑到东海岸的一些小镇，尤其一个山明水秀的小城，留下无限温馨记忆，留下一个蓝色的梦影，更不曾想到有一天，夜里会经过文冬岭……。

现在，我又是一个带着记忆漂泊的流浪者。

休息足够了，打起精神继续起程。不一会儿，野店抛在背后了，山谷里的灯火也远了，但这个记忆是美丽的，新鲜的：夜过文冬岭。

——六九年九月十四日追记於雪州加埔

和 豐 散 草

一条街的山城

曾经，我将我本身拟比着一叶水上浮萍，停泊的港湾是不定的，生活的行脚是不定的，随着风向而移动。

那是我落脚在吉南暹地，在浩淼的大河边，等待着过渡，望着一片碧波烟水时的感触。而现在，我却又悄无生息的落脚在吡叻的和丰。

来到和丰，想起以前跑过的地方，想起爪夷，心头中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现在我落脚在和丰——这个一条街的山城；再过半载，也许再过两三个月，将又会飘到那里？

这座一条街的山城，乍看之下似陌生却又似相识。一条直街，上通江沙下到怡保。街前一条小河，荡着乳白的水，使人容易明白，这倒是一块天然资源丰富的土地，除了有广袤的胶林，生产大量的橡胶之外，还有生产丰富的锡苗。

过了这支流水潺潺的小河，在望的就是街市了。那街头大树下有茶摊，果档，也有熟食档。街的中心是石堤，街灯就矗立在堤上，俯照两边。两旁尽是店户林立，乍看之下，很像森州的淡边，然而，淡边的街市似乎比较紊乱也比较热闹。

那座狮子山，就高立在江沙路前方，昂昂然俯视着这个宁静的一条街的山城，就像一个尽职守岗的卫兵；然而，现在这里是平静的和祥的，没有紧急状态时期的恐怖，就如同它的名字——和丰，意味着安祥丰盛一样。

和丰，虽然是个一条街的山城，然而戏院却有三间，这就足以说明它的人口是相当多的；除了街市，还分布在附近的村庄园坵。

日里，人们都出去劳动干活，夜里，工作之后清闲了的人们，在灯光下就三五成群的出来。那时，夜色下的和丰将是别有一番风味，别有一种景色和情调了……

远山，近树

怡保一带都是多山的，而这些山峰都另有一种情调和风味。而和丰这个一条街的山城，也是在群山环绕中。

望着那沉默的青山，往往令人产生遐想。

在晴和的日子中，山色是苍翠的，凝定清晰的。这时，你若能静静望一回山，你会感到大自然的雄伟和玄奥，那起伏的山峦衬托着一片蓝天，使你心胸超然物外。

在多雨的时季，清晨眺望那层层层的青山，老是像挂着薄纱，是那么含蓄。有时天气比较好，片片绵絮般的云雾飘浮其中，若隐若现，又是别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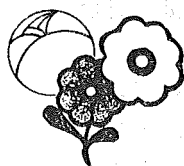
山水画家笔触下的云山雾海，是充满闲情充满诗味的，轻泼淡描，远山近树情韵盎然，画家的一枝生花妙笔，捕着了大自然的奥妙灵神，传现在宣纸上，一树一水，云和雾，都是有情感的。

看一幅美的山水画，你会有一种玄美的感觉，然而你若无亲眼看过实际的青山，有无私自领受过那种身在其中的风味？一幅山水画，是画家带给你间接的感受，你所欣赏的都是画家看过的经过他的手传达表现出来的；而当你自己厕身大自然界，直接欣赏那种景调，那种玄美的感受，才是你难于描绘的呢！

由戏院正面望出去，就是层叠的青山。时常，我喜欢独自凝望，而每当凝望着那远山近树，我心头除了原有的

对大自然的美和玄妙的感受外，又往往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六八年六月十八日稿於和丰。



安順行脚

——乡土，我的母亲！曾经有人这么歌颂自己的乡土。

把乡土比作是自己的母亲，试想这份情感是怎样的？尤其是当一个人久别了乡土，在外头像一朵浮萍四处漂荡，一年里难得有一次回到家乡，一当有机会回到乡土的怀抱，见到亲切的面孔，想起过去多少个日子，生活在它怀抱中的情景，那种滋味实非笔墨可形容得尽。

我曾有过这种感受。而此刻，有这种感受的却不是我而是H君了，我想。H君心里的滋味会怎样呢？几年了，离开了自己的乡土，自己的家，以及弟妹；回顾环绕着安顺土地浩瀚的吡叻江，那颇有代表性质的大钟楼，以及小城的风采，一如往昔，变的倒是自己，一年年老大，弟妹也已成长……。

岁月就像那吡叻江水，日夜向前奔流，毫不停息。

也许H君並不像我这么多感。但一个人常年离开自己乡土，家庭，那份滋味我想不会很好受。

吡叻大江就像个巨人，也像是安顺这块土地的忠仆，常年伴着它。浊黄的河水，广阔的河面，带着几分龙钟老态，仿佛是一个在沉思默想的老人，在凝望着他乡归来的孩子，向他殷切的责问，问他可有怀想起自己，以及乡土？当他流落在异乡的日子。

你有否怀恋吡叻江的早潮，有否怀念它的落日？当远离乡土的日子，会有否深深的思恋？我想这么问H君，但我並沒有这么问。

我与H君的命运一样，为了生活，就像朵浮萍四处漂荡，回想起来，几年来过去的足迹和串串的记忆，有时夜晚追思，实在就彷彿静夜里的春潮，那么叫人无法安静的。

但H君到底有他自己的际遇和他对人生的看法。我倒羡慕他有这么一个繁荣美丽的乡土和温暖的家。自然，我有我自己的乡土，我也怀恋自己的乡土，虽然它是那么小和寂寞的村镇，我也一样思恋它，像思恋自己的母亲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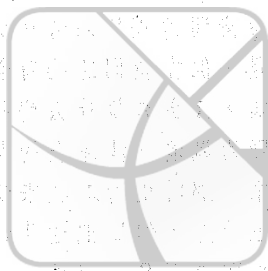
使我回味的，是H君的一句话，那是傍晚时分，H君与我跑过街市，他看我望着天空，忽然对我说，安顺的燕子很多。我告诉他在我家乡附近的一个城市，就因为燕子特别多而有一个「燕子城」的雅号。同时也叫我们想起，燕子多的山城还有劳勿、吉赖……。

燕子的繁多，就叫人想起一个地方的荣盛。安顺就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城市。那晚，我们在夜色下跑去熟食中心的摊子去，除了同事C兄还有丽士戏院的经理T先生及几位H君的友好，我们在一×记的档子吃宵夜，风趣的T先生令大家除了吃个饱也笑了个饱。我别无他感，但由这里的灯火燦明，热闹的夜市情景，却就可以知道这个城市的一班了。

东海岸龙运一别的C兄，他比我幸运得多，他有机会被公司调回自己的家乡，掌管这里的分行。C兄的家就在吡叻江畔。朋友说，吡叻江虽可增添安顺地方的风景，但它无形的威胁力却开始令人忧虑，因为河水日渐侵袭沿岸土地，一些近河土地房屋已开始陷落，这是当地政府及居民的棘手问题，因此，安顺新街场的计划已在进行中。

除了这个问题，安顺可说是个宁静的城市。那教堂的十字架，高立在空中，一阵阵柔和有节奏的钟声，像这里的燕子一样，不是象徵着这是个安祥可爱的城市吗？……

追记於七〇年八、五。八打灵。



古城潮邊

这会是梦境吗？有时我们明明清醒着也会不禁这么自问。人生就是那么的奥妙，想起过去大家都像一片无根的浮萍，一个偶然都相聚在土地上的另一端，感叹着不知何年何日，天涯海角何处再会时，情景历历在目，依稀是昨日，而这回竟又一同漫步在这一个完全不同情调的海角了。

也许你还会记得，那年，一阵风似的我们都接二连三被吹到了被外人认为情调旖旎的东海岸的一个小港。也许各自有着不同的际遇，但在我们这些背着生活的行装，带着记忆漂泊的人说来，又会有着什么感想呢？

我只记得那粗野的风浪，沙滩上的黄昏，绿色而寂寞的小海港的风雨滋味。那时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到处流浪，把脚印踏在祖国的土地上，然后把这些记忆像贝壳般，收拾珍藏，到头来，小职员还是小职员，只有片片的往事，除了这些，还是一样的落泊和潦倒。

当我问起你这些事，也许大家都会作一个会心的苦笑，为了生活，大家都在奔波，谁又那么有闲情陶醉着往事？那只像我们人生中跑过的脚印罢了。都东海岸松荫下的情调，落着雨的凄清感受，黄沙滩上的黄昏，一根又一根香烟也只不过在苦闷的心灵徒添上一份愁悵的日子，就让它像残枝败叶随潮水流向大海的胸怀而去，只能轻叹一声：往事悠悠而已。

就像今晚，我们的脚步踏在这古老的城中的海岸石堤，我们看到的却是工整的堤岸，漂亮的灯饰，温静的潮水

，热闹而似乎不会有寂寞的海港，带着浓浓的古色古香情调的城市，身处于一个风味两样的地方了。

有时，你细细的玩味，你会觉得人生就像许多梦境的组合，我们会聚合一齐，也许是偶然，但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也就是那么简单，这个世界有时看来好像很广阔，但有时却又令人感觉得很狭小，不然东西南北，走来走去总是像海中的一团团浪花，任由风摆布，吹聚在一块又吹散开，聚聚散散的。跑来跑去，结果我们还不是又在海的一角碰头？这不是令人感到可笑的事吗？

跑在古城的石堤上，带给我的感受又是如何呢？我只记得好几年前，它是个有着朴素情调，像个羞涩的小姑娘，而现在它却已会粉装自己，已俨然是个大方的贵妇了。时间的河流能够把一切都改观，整齐的排店不是已代替了过往散乱的摊档，灯火、石堤不是已被人工美化？我想，就除了古旧的堡垒城墙，特有的狭窄街道及历史遗迹，这名字还是那么古老的城市是进步了，人们的思想也跟在时代前头了。

不过说起来，我还是比较怀恋那东海岸狂野而似乎还带着原始风味的海港。这古城的海港虽充满着文明的色彩，虽然也令人徘徊留连，但却像那失去威力的古臼炮，海涛轻得比老人的叹息还要无力的低沉，海水静悄悄的。这也是我曾经流连怀恋的古城的海说实在的它是太温静了。

好笑吗？也许你会笑我还有像赞花赏花的那股观察欣赏这海的心情和傻劲。人生有时就是那么沉闷，就让我们开怀畅笑吧，你还记得吗？有个时期，我们都相信命运，虽然有时我不免怀疑命运，但你看，我们的落泊，潦倒，不还是依旧？我们不还是被命运之神的手所掌握着？

就像望着黑摸摸一片的海，找不到一颗星星的那种心情，我感到有点惆怅，但却也无可奈何。

七一年十月廿一日。八打灵



海 港 朝 雨

一觉醒来，窗前没有云雀的清脆歌唱，却只有点点滴滴的雨声，这实在是一个愁人的早晨。我想看看这海港早晨的景色，於是独自起身开了门，步出旅店后面去，站着望那一片辽广的海。

我没有看到甚么，只看到海是一片灰蓝，天空是一片片雨云，海天相交处却是一片烟雨濛濛的画面。这样站了一会，雨水渐渐下起来了，风也刮大了，我回到房子去。由窗口望出街道，街道是一片异常的宁静，相思柳一树浓绿中渗着穗穗鹅黄的花儿，好愁人呵！我心想。

这实在是个令人满怀愁绪的早晨。我望着窗外的雨水，耽心着它不知会下到甚么时候才放晴。朋友们都起来了，洗了脸大伙儿跑下旅店茶室用早餐，雨水还是下个不停，用了早点只好再回到旅店房子中，大家玩牌消遣。

看看雨水渐渐细小了，有人提议驱车到此地著名的海浴场看看。锺於是载了我们一车七人迎着风雨朝着八英里海滩而去，但令人扫兴的是，抵达海浴场，风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我们只好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结果，锺又把我们载回长江戏院找×君，大家在那儿谈天说地谈了半天后，×君拉了我们开了车子到海边某旅店餐馆吃东西。

这时雨水时停时下，果然渐渐小了。望出去，海显得比先前明媚，潮水像无数淘气的孩子在嬉戏，阵阵涌上湿绵绵的沙滩，开成无数银色小花，碎裂然后急速的退回海

中。那个挖掘咸水蚯蚓的马来朋友提着铁铲，在水中挖起一铲一铲的沙泥，然后倾倒在沙滩上，寻找用以引鱼儿上钩的香饵。我与鍾好奇的跑前看看，那个挖咸水蚯蚓的马来朋友对着掘起的泥沙翻了一阵，然后嘀咕着再把铲铲进水中，似乎表示无所收获而有点失望。

没有甚么看头，我们只好跑回去安静坐下，在餐厅眺望雨后的海景。雨后的清凉令人感到精神舒爽，大家一边喝茶吃东西一边谈生活谈工作，谈起工作都不免感到烦闷，於是把话题掉开，谈谈年青人较有兴趣的事。我细细打量一下这座傍海而建的餐馆，心里觉得它座落的地点环境都不坏，想是海边的缘故，情调颇不错，若能抛下世务琐事，想要听潮看海，这里就是一个相当不坏的地方。

餐馆前面就是一片不很广阔的沙滩，沙质柔细而坚实，出去的是浩淼的海了，我打趣的对爱弄潮儿的朋友说，谁有兴趣弄潮，这里也一样可以下去玩个痛快，唯一缺点是这里的海水比较脏浊，若潮水一退还露出丑陋的面目，也许这是所以无人前来问津的原因吧。

其实，在这个绿色的小海港，若说游泳，虽然有好几处海浴场都不坏，但论广阔、漂亮干净的自然以八哩的海浴场为首，弄潮儿最多，也最热闹。我们都准备起程回都门了，因此都没有再到水里泡上一泡的打算，大家乘着雨后天晴乘车再赶去八英哩，随处乱跑，倒是有点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目的。

大家跑了一阵，张南提议坐船乘风破浪领受一下个中情趣，留个纪念，也算是不虚此行，这也是我们波德申之行的最后节目。下了船大家就上车朝向花城前进，跟绿色的海港说声再见了。我想不知又到甚么时候，大家才有这种心情和机会相聚一块，再投身绿色的海港了。

像雨后的海面笼上一层轻雾似的，心中不免泛起淡淡的说不出是依恋是哀愁的感受……’。

七一年十一月九日。八打灵



旅情思緒

带着一份兴奋，也带着一份淡淡的愁，我跟几位同事落脚在这令人迷恋的绿色海港。时候已是日落，红晕晕的霞光浮泛海面，望着这个美丽小海港的暮景，倒勾引起我过去许多难忘的记忆……。

自然，赶到著名的海浴场时，夕阳已沉没，我们能看到只有淡淡的残霞，叫人感到扫兴。

曾有一个时期，我生活在东海岸的海港，我错过了无数美丽的早晨，没有看过一次海上的日出；这次站在西海岸的边缘，却又错过了与日出的情调别有不同感受的日落。想起来，心中就彷彿失落了什么似的，感到非常的遗憾！

还是忘了这些吧。这次落脚这绿色的小海港，本意就是尽情游玩，珍惜难得的闲暇，因此几个同事们风尘仆仆的由都门赶来此地，一来让自己寄情於自然的怀抱，忘去终日为生活为工作而紧张的情绪；二来借此机会让大家团聚一齐，珍惜一份难得的友情，因为同事张南行将离开马来亚而奉公司调遣至沙巴州的哥打京那巴鲁分行，这么一分别，要再相聚时也许三几年或且是更久也不一定。能有机会一齐游玩，齐声朗笑的时日也越来越少，因此，这一个相处於绿色小海港的夜晚，意义将就更令人感到是那么的深长和令人难忘。

我们虽没有为张南唱出「友谊万岁」，但一想起分手的时候就快到了，那股依依惜别的感受就油然而生。今天，我们的手依然拉在一块，生活在一齐，欢乐在一齐，一

像雨后的海面笼上一层轻雾似的，心中不免泛起淡淡的说不出是依恋是哀愁的感受……’。

七一年十一月九日。八打灵



旅 情 思 緒

带着一份兴奋，也带着一份淡淡的愁，我跟几位同事落脚在这令人迷恋的绿色海港。时候已是日落，红晕晕的霞光浮泛海面，望着这个美丽小海港的暮景，倒勾引起我过去许多难忘的记忆……。

自然，赶到著名的海浴场时，夕阳已沉没，我们能看到只有淡淡的残霞，叫人感到扫兴。

曾有一个时期，我生活在东海岸的海港，我错过了无数美丽的早晨，没有看过一次海上的日出；这次站在西海岸的边缘，却又错过了与日出的情调别有不同感受的日落。想起来，心中就彷彿失落了什么似的，感到非常的遗憾！

还是忘了这些吧。这次落脚这绿色的小海港，本意就是尽情游玩，珍惜难得的闲暇，因此几个同事们风尘仆仆的由都门赶来此地，一来让自己寄情於自然的怀抱，忘去终日为生活为工作而紧张的情绪；二来借此机会让大家团聚一齐，珍惜一份难得的友情，因为同事张南行将离开马来亚而奉公司调遣至沙巴州的哥打京那巴鲁分行，这么一分别，要再相聚时也许三几年或且是更久也不一定。能有机会一齐游玩，齐声朗笑的时日也越来越少，因此，这一个相处於绿色小海港的夜晚，意义将就更令人感到是那么的深长和令人难忘。

我们虽没有为张南唱出「友谊万岁」，但一想起分手的时候就快到了，那股依依惜别的感受就油然而生。今天，我们的手依然拉在一块，生活在一齐，欢乐在一齐，一

星期后，万水千山就把我们分隔两地了，席间我情不自禁举杯为张南而干杯，口中的千言万语和虔诚的祝福也只剩有一句：祝你此去一路顺风！

这一个晚餐虽说不上隆重，但意义却令人感到深长。几年来的同事，大部份的日子大家东分西散，闻名而难得谋面，更难得有机会齐集一块，同时难得的是此间长江戏院少东×君的拨冗款待和盛情。

也许是有几分醉意，我感到这个夜别有一种说不出的气氛，心中有欢笑也有轻愁，总之是说不出的一种滋味，但这种滋味很快就被年青人的欢笑谈吐掩盖过去了。我想起来了，张南的同窗，来自花城的锺说得不错，年青人相处一块，豪迈和坦诚就是令人最感可爱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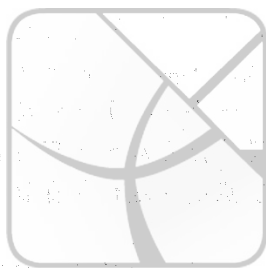
由街市回到傍海的戏院，潮水在澎湃，传来潮声阵阵。我一个人跑到海堤站了一会，看了一阵海景。夜色已深浓，最令人注目的是海港的点点灯火，还有就是空中的疏星，跟水面上的渔火相映成趣。这样独自看了一阵，我倒想起几年前的事。

那年，为了一个共同的兴趣和目标，我们整廿个年青文友四方八面赶集似的，会合於这个绿色的海港。那个夜晚，我们下榻在浮建於水面上的「渔人阁」，男女文友共聚一堂，组成了「青春出版社」，渡过一个如诗如画的夜晚。那个晚上，听着阵阵涛声而无法成眠的情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没想一晃眼就是几年，当年相聚一道的文友早已像蒲公英的花籽般各奔西东，生活，工作把彼此分开，分了手至今，也难得再见一面，而所组成的「青春出版社」也不了了之而瓦散了。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但令人思恋

而苍老的「渔人阁」似乎已成危楼，再也无人问津，所能保存的也恐怕只有一段回忆罢了。

七一年十一月八日。八打灵



進展中的哥打巴魯

駕着車子，進了哥打巴魯市區，那熱鬧的街道以及逐漸進展中的市容，映進眼中的一剎那，心中很自然地馬上就有一種舊地重遊的感触，像潮水一般在涌漲。

是的，四年了，日子過得很快，快得令人感覺不到，而這四年後的哥打巴魯與四年前的哥打巴魯又有了甚麼不同呢？這都是我們急切希望知道和想看到的。

說實在的，這吉蘭丹的首府——哥打巴魯，一眼望去，雖然一般上來說似乎相貌依舊，並無多大的改變，但實際上已在大大改進中了，街上的熱鬧景象似乎更比過往，同時也多了好些新的建筑物和新式跟上時代的高等旅店，這都證明哥打巴魯是在進展了。

哥打巴魯的街道上，車輛要比几年前增多了，這是自然無疑問的，但街道與交通並無令人滿意的改善，也是一個事實。有一個在西海岸其他城市中難得一見的，相信也是吉蘭丹州唯一的特色，那就是街上擠滿了人力三輪車，這種在東海岸被稱作「的士」的三輪車，據當地的朋友所說，單是哥打巴魯街市為數少說也在几千輛，這個數目相信遠遠要比文明的汽車多，因是之故，這裡的交通現象不免令人感到頗混亂，滿街的三輪車招搖過市，橫沖直闖，駕車的人非得萬分留意不可。

三輪車之多，是哥打巴魯的特色，這就像聞名全馬的「巴迪」腊染般，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這種現象，在我們說是早已知道的，除了小心駕駛，並無什麼新奇與刺激可說了。倒是慕名那吉蘭丹州著名的愛情海灘，於是

在当地公司分行同事梁君的领导下，驾了车子前往爱情海滩，拍了几张照片以资留念，没想动身回返途中，下了一场大雨，回到哥打巴鲁，雨水丝丝，飘着不停，同事梁君作东道请我们吃午饭，因吃的是马来餐，都是辛辣菜为主，往日难得一尝。这一餐，吃得别有一番风味。

吃过了饭，去了一趟瓜拉吉赖。由哥打巴鲁到吉赖只四十多哩，这个多雾的山城，也是我在吉兰丹州唯一最有印象和留恋的地方，我曾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喜爱上那里的山那里的水，还有一班朋友。离别至今又是几年，现在旧地重游，心头的滋味怎样？相信也是唯有本身明了，非笔墨所能描述。

一别几年，吉赖的景象大体上依旧，要找的朋友有好几个，然而来去匆匆，令人遗憾，只能在美都戏院少东符君家中谈了几个钟头，又得赶返哥打巴鲁。

回到哥打巴鲁，已是暮色苍茫，下午六时光景。旅途劳顿，晚上需要的将是一场甜甜的睡梦。当晚，我们下榻於「嘉新娜」旅店，这是一间建竣不久刚於月前开幕的旅店，在目前来说是全吉兰丹最豪华的一流旅店。

这间旅店，设备一流，豪华舒适，有餐馆，咖啡厅，夜总会等，可说一切跟上潮流，可以看出这里旅游业的远景之可观。这里的朋友说，另一座更大型的旅店已在计划兴建中，大约七六年左右可完成，同时市中许多旧式的店屋亦将被拆除重建，以配合发展，美化市容，以使哥打巴鲁更繁荣更进步，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

这并非不可能的事，当横贯东西的大道完成了，檳城与哥打巴鲁的距离将非常接近，交通的利便，势必有更多外国游客前来观光，届时的哥打巴鲁，市容进展神速，旅馆大厦建筑雨后春筍般林立也不是奇怪的事了。

唯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几乎每年雨季，哥打巴鲁都会遭受洪水为患，街市成泽国，到处汪洋，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但可以相信的，也可以看得见的，哥打巴鲁，这吉兰丹的首府是在进展了……

(写於七三年八月廿三日夜)



第三輯



唯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几乎每年雨季，哥打巴鲁都会遭受洪水为患，街市成泽国，到处汪洋，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但可以相信的，也可以看得见的，哥打巴鲁，这吉兰丹的首府是在进展了……

(写於七三年八月廿三日夜)



第三輯



花城記

最近一些日子，每个周末我总是赶下芙蓉，在芙蓉消磨一个晚上一个白天，第二天礼拜的傍晚，才又乘夜班巴士赶着到都门，然后回到八打灵。

芙蓉——这个以花为名的小城，似乎就是我每个周末的唯一去处。说起来，我确是喜欢这恬静美丽的小城，在我到过的那么多的小城中，到底芙蓉这个小城对我来说是比较亲切的，它不单是我的半个故乡，它还有着我一段过去的足迹和记忆。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生活在一个小山村的橡林中，时不时我喜欢抽空上芙蓉，找住在芙蓉的朋友们。那时，徐还住在罗白河畔，森州一带的文友经常都相约在芙蓉，不是一个晚上消磨在徐家，就是半夜了我们还在道旁遮里树下的茶档谈天谈文艺，那时我们时常交换创作的经验，谈以后的创作计划等等。

然而曾几何时，现实生活的转变，以后大家都各奔前程，就像一束蒲公英的花籽被一阵风吹散，飘向不同的角落。一个时期，我本身就像一片浮萍，随着水流般身不由主的飘东飘西，为着一份差事而到处流浪生活。我怀念着花城过往的日子，正如伦的信中所说，读着来信，以往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我的感受又何尝不是这样？我非但思念着花城——芙蓉，我更怀念那里的文友们。

为着生活，感觉得要跑的路似乎总是很远很漫长，时常今天生活在这里，明天却不知要朝向何处。离开花城老是很远很远，罗白河的呜咽却总是在记忆中听到。

这样的日子总算过了两年多，我才不再漂荡而停留在八打灵。当我像寻梦的人般回去花城时，罗白河畔的诗人——徐已离开了花城而生活在另一角落，写「烟雾笼罩着山村」的伦也难得见一面；甚至五年多了，写「赛纳姑娘」家住莎玛河畔而却在淡边执教的虹，和写得一手风格独特的散文的燕等文友都没有见过一面。

这是多么令人感叹的事！为了生活为了工作，大家不但分散开了，甚至连笔也抛下了，甚至有些跟他说起文艺来也蛮不对劲了，这些日子来，文艺园地上我难得见到几个相熟的名字，也许他们对文艺的热诚也几乎没有了。

我怀念着花城一芙蓉过去的一段记忆和日子。今天的芙蓉是越来越美丽、繁荣了，她并不会寂寞，孤单；而寂寞、孤单的倒是我们自己；也就像现在的文艺园地，旧的作者抛下笔退出了队伍，年青的新的一批接力而上，一样有热闹的景象并不会寂寞；寂寞、悲哀却是我们自己呵。

还记得伦几年前发表在某副刊上的一篇题名「落幕的茶亭」的散文，他由破落的茶亭被人渐渐遗忘而联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人所遗忘的悲哀。现在想起来，伦这个名字如再也不在报刊文艺园地出现，再这样沉寂下去的话，那就不难真正完全会被人遗忘了……。

街

提起街，我又想起何其芳的那篇散文——「街」。其实这道所说的街，它只是一道长长的马路，由遥远的一个城镇通到这里又连接向另一个城镇。在它——这条马路的两旁，就座落着一些店屋，住家，而它，无形的就似乎成了一条街了，姑勿论它有无城市街道的形式，就管叫它作街吧！

沿着街的两旁，植有好些树木。其中一些花木，每当落尽了叶再披上一身新装时就会缀满一树红花或一树黄花，还散发出阵阵的芬芳，随风洋溢在街上。把这单调孤寂的街点衬得更美更有画意。

白日里，它平平静静；夜里，它也静悄悄，几根木柱，悬上几盏大汽灯，就构成了夜街的景色。叫人看了何其寂寞、单调。倒是遇上一些走江湖之类的，他们就在街边附近选了一个适当的空旷所在，摆起傢伙，敲起了「铿锵」——的锣声，引来了不少的老少围观，才使得它有一份热闹和生气。

平日里，这儿的人们，无聊寂寞时也会三五成群的在街上溜达或蹲坐在马路上倾谈。街边的草地上或是那桥头时不时有人点着烛火，摆着一些香蕉，花生，饭之类的东西，迷信虚无的神灵的救济，消灾消难。

而这些都是这道街一向来的优点和特色。这倒叫我想起这里十多年前的事，想起那时的恐慌生活，四周围的铁刺篱，绕着把这个小城围起，街的两端各留下一个闸，清早六时才开了闸让劳苦的人们出去干活，一到傍晚又得按

时关起。而那时候，人们也只得躲在房子中，根本无所谓出来跑街的事。但这些事也湮远了，而不再想去触动那令人悲哀的记忆，我只是想，那种日子，孤清清的，这道街还成一道街吗？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已可以毫无顾虑的自由自在的在街上跑，跟十多年前来比可又全是两个世界两回事，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有一个时期，我也喜欢在黄昏里静默的跑这道街，我和那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迎夕晖跑去，然后迎着满天星光跑回来，街成了我们苦闷无依时唯一的去处，而后，那位流落他乡的年青朋友回来了，於是我们又更多了一、二个伴，经常沿着街跑着谈心。而现在，这位饱经风霜的朋友找到了报馆的工作，又满怀信心投向都门的怀里了。先前的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了重重失望的打击，到底告丢了笔，自然，这道街也难得见到我们的影子了。

暮色苍茫，远山又留得暮色几许？苍茫的夕晖里，你又留得几许过往的记忆？唉！罢了，我不想再提这些过往的事，都让它湮消吧！寂寞的日子里，我却会想起另一个小城，另一件过往的事。

那回，我落脚在花城的一角。就住在那一道古色古香以庙宇之多而著名的沈香道。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早晨，我必定一个人悄悄的跑出沈香道，跑过那人潮汹涌的邕普勒街，朝向书局跑去，买份早报，看看书刊然后回去。黄昏日落了，我才又沿着街道，沐着柔和的灯火，小心翼翼的越过那穿梭似虎的车辆的大道去找几位朋友。

而使我深感兴趣的，却还是那条幽静的庙宇之街的沈香道。这可能是我曾读过韦晕写的那篇〔小记沈香〕，对它分外有印象和好感。更感兴趣的却又是那沈香道尽头那

依山而筑的天师爷庙，三番几次，我都想攀爬上去一看韦
晕笔下的师爷官。

但我当年並沒有机会登上师爷官，曾使我感到很遺憾。
。而我有机会沿着依山的小径和石级登上师爷官了却已久
的心愿，却已是我离开了花城的事了。

我到底还是重回到这单调的小城。

——暮色苍茫，远山又留得暮色几许？苍茫的夕晖里
，你又留得几许过往的记忆？

写到这里，想起那些过去的事，心坎泛起不少的感怀
。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六七年四月十九日

稿於冷乡



當夕陽西下

由戏院望出去，马路对面有一块相当大的坟地，坟地过去就是人家的园坵。满园的胶树叶落得清光的，现在正在抽芽——有些还光秃秃，有些枝桠上还残挂着干枯的黄叶——由於不一致，因此看去就像一幅尚未完成的油墨画般，这边一块黄那边一块青。

当夕阳西下了，在天边挂起一片彩带子——有人说这是迴光反照，虽然是灿烂，毕竟久留不住的。薄暮时分，霞光轻轻的照射在那片空荡的林子上，照射在那一片茅草杂生的荒坟上，令人有一种寂寞单调的感受。

远山苍茫了，暮靄轻轻升起，有些像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眼前就彷彿有一条婉延的依山小径，旁着小径有支汨汨水流的小溪，一个挑着柴枝的樵夫轻快的在小径走过，淡淡的暮晖映照着他的脸上……—。

而这只是幻境，这只是山水画中的境界。现实中，我们能想像到自己是一个黄昏的猎人，跑在光荡荡的林子下，谛听着野鸽的咕咕叫声。

晚阳斜照，野鸽轻啼，农家炊烟袅袅，夕阳斜影，这也算是幻境吗？这倒並不是的。

蛰居在故乡的日子里，我也曾静静趑趄在长街上，慢慢领受过黄昏的情调。而在这个时候，那里的橡园也是落得清光了。我和朋友沿着长街走，听得到两旁园林中的蝉语啁啾和间断的「咕——咕——」的野鸽啼声。

那些野鸽就喜欢躲在半秃的老橡树上，在黄昏里怪优闲的啼叫着。而现在，那些路旁的老橡树早已伐倒了，代替了

它们的是新生的幼苗。

那时候，我们经常这么样踱步，望着远山近树和烟雾笼罩下的村庄，我却不满意现实，希望展翅飞出重重的绿色，去流浪漂泊。而现在我飞出来了，却又没有机会飞回去了。往年我喜欢在黄昏下踱步，喜欢跑过那学校篱笆旁时，偷折一枝鲜红的映山红或且一束半开的夜来香；往年我还在故乡渡过一个欢欣的农历新年，今年却孤孤单单地在外生活，为了工作，新年也就只好在外头渡过了。

想起来，一样的心思两种的境界。望着那片橡林，你想我还会有心情去跑一趟吗？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时，我又得开始工作执行任务了。每天我就是那么看着无数的脸孔，看着忙碌工作一天后来这里看场戏消遣的人们，每日生活在数目字中，生活在报表中账目中，把自己的精神灌注在数目字中。

有时我就喜欢倚在戏院楼上的门口，眺望那片橡林，那片坟地，静静看着楼下来往的人们，这些脸孔中有的是令你所喜欢看见的，有的却是你恨透的，而你也得看见。因此，这种生活这种职业，可以令你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性，使自己学会怎样处世做人，加深自己的涵养。

不知不觉中，夕阳沉下了，当你把眼光掉向街上去，街上却又是华灯初上的时分了，路灯柔柔的光辉照射着街道。当夕阳西下了，又是黑暗的时候，又是黑夜的时辰，又是妖魔鬼魅出动的时候——柔柔的灯光并不能把罪恶掩饰掉。

当夕阳沉下了，一个白天又是这么样过去了。

——稿於威省爪夷

黃昏隨筆

暮色悄悄籠罩了下來，百葉窗片上渲染上一層淡金色——唔，黃昏老人的腳步又輕輕在我的窗前踩過去了。

這時候——在黃昏以前，窗子外傳來陣陣的「叮咣！叮咣！」——那離戲院不遠的石店中的工人們敲擊石塊的聲音，也已在暮色中消失了。

白日里，這「叮咣！叮咣！」的敲石聲，就像一首沉重而有力的生活之歌，時常彌漫着這個空間，灌進沉靜的戲院，也充滿了這間四壁空蕩的小房子里。

一日又一日的，聽慣了這種叮咣的聲音，有時工人休息了，叮咣的聲音間斷了，空間又是那麼岑寂，叫人的心靈感到就彷彿是遺落了一些什么東西。

這種聲音，雖然是單調無奇，卻是一首生活之歌，就好比是廟院中的暮鼓晨鐘，我想。對一個人懶散的心情，多少會起振奮的作用吧！而現在這種聲音停止了，那是因為辛苦工作了一整天的人們休息了。但，在戲院，黃昏時分是不會岑寂的，你稍為听听，樓子下不正充滿了人聲嗎？

房子漸漸黯了下來，百葉窗片上的金色也褪去了。討厭的是那一隻隻吸血的蚊子，也由百葉窗縫中飛了進來。

「叮！」有人開亮了日光管，房子充滿了水銀光，而百葉窗外，我看着暮色却越見深濃，也越見拗合了。

暮色深沉了，那也就是黑夜降臨了。我像聽見黃昏老人拖着沉重的足音匆促的遠去……。

×

×

×

有时，遇上片子较长的戏，午场散场了也就是暮色沉沉的时分，出去吃了晚饭再回戏院，途中电线杆上的一朵朵花蕾早已开放，吐着团团的银光，柔柔的。

回过头去，小小的街市又是灯火灿明的时刻，宁静的小镇——爪夷，已揉合在淡淡的夜色中。你望望两岸，笔立着尽是棵棵的椰树，要是没有晚风，它们就是那么呆立着。

这么样，慢慢地回到了戏院，戏院已开始热闹了。

隔着条马路，戏院对面却是一块相当大的坟地。寂静里，有时会扬起一阵拍翅声，那是倦鸟惊动时所发出的声响；有时却是一阵沙沙声响，仿佛是有人在轻轻偷笑，那却是风吹动时，摇起了芳草的柔发的声响。

於是，我想起了何其芳的「黄昏」。而就仿佛看见一辆马车在面前「的达！的达！」的驰过，在它后面撒留下片片阴影，但，一阵狂风般掠过的，不是甚么马车，却是辆庞大的货车，背后扬起的是一阵臭烟；远远的轻轻地却传来阵阵列车轮子滚过时的「隆隆」声响。

远远的林子上边还残留着一小片红霞。这片红霞似乎想拉紧那片林子，然而暮色沉沉，夜色却越见深浓，天空上不知甚么时候却出现了数盏星灯，在眨着小眼，在对你含情的微微地笑着。

六七年稿於威南爪夷仙贞戏院

碎 葉 集

河

它默默的流，静静的流，伴着寂寞的岁月。

狭浅的河床却要容纳那么多的废物：生活在它两岸的人民，把垃圾、死鸡、死鸭都扔到它的怀中；清粪夫把一担担的臭粪往它怀里倾倒；还有上流土地上的橡林的残枝败叶……

——人们都把这些东西堆积在你身上，你真的能够不发一句怨言吗？

默默，河流忍受着，容纳着，然后当雨水来了，河水满涨时才把它们倦带走。

——我把人们施予我的一切都容纳，包含了废物，更包含了人们对我的仇恨，咀咒。

河流终年日日就是这么默默的流着，没有不满的怨言，没有反抗。

——你的胸怀倒是旷达；可惜世间的人们正缺少了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含默容忍的精神。

我默然了。……

淡淡的笑

要来的终会来，要去的总是去，这一切都是无法勉强的。

我想起了这一句话。

像银铃，你的笑；像彩霞明艳照人，你的姿色。然而可爱的还是你的纯洁，还是你含羞的一个回顾和一个浅笑。

我爱的就是你的端庄含蓄和天真；可是你终究是高贵的一朵花，我没有佩带的资格。

像首隽永的诗篇，令人一生回味；令我一生难忘的，是你淡淡的笑……。

一切都成为过去，我只记得那淡淡的笑。

橡林的忧郁

平淡的日子，平淡的生活，像一杯苦酒，充满着忧郁，充满着无限的苦涩，像那忧郁的橡林。

橡林，是忧郁的；然而，那个生活在你的怀里的青年又何尝不忧郁寂寞呢？

他的双手，曾经捧过芬芳的书本；他的脑海中曾经有过灿烂的憧憬。可是现实却要他在橡林中奔波，使得他寂寞，使得他叹息。

——唉！青春的日子，就只有消磨在橡林中，消磨在寂寞的叹息中吗？

他又沉思了。

一片红栎

时光过得如流水，岁月无情呢。

一到落叶的季节，橡林就得把一身的青色除下而换上红装，然后又得悄然落下。

一片红叶飘落了，带着一声叹息，轻轻的，轻得几乎令人听不见。然而确实的是带着一声叹息呀！像那生活在它怀中的人们的叹息。

橡树落叶了，胶液又少了，而偏偏胶价又在猛降，日子怎么过？能不令人叹息么？

一片红叶飘落了，一个年老的胶工失神的望着，也许他的心在想：假使那在空中飘着的是一张张红钞票，那不是很好？

然而，那只是一片红叶！

六七年二月廿一日稿

待

默默的，湖水瞪着明净的眸子。

一棵倚在她身傍的老树，把枝儿弯向她脸，看着，感到奇怪了：

——你在等待什么？

忽地，一隻娇小的燕儿飞来，它巧妙的穿过老树的枝叶，往下一冲，在湖面轻轻的一掠，吻下湖心。湖水笑了，笑得多甜。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老树点了点头。

——湖水，你等待的是什么？你等待的是燕儿赐予的吻，赐予的爱！

而我等待着什么呢？我在等待着一声娇柔的声音，有一天，它在我耳边轻轻的响起：

——可爱的人儿，我永远跟着你……。

綠

那棵树将一身旧的、黄的叶儿落尽了，承受了几回清凉的雨水，又在空荡的枝条间描出点点的新绿。

哦！绿，不单止绿了枝梢，也绿到我的心里头。

——有什么法子也使绿绿进我的房子？我想。

——是我呀！我能把绿给你带进你的房子。

是谁的声音？呵！是长春藤。

於是，我折了枝长春藤，让它在我房子生长，而绿不已经绿进了我固陋的房子了？

八月廿四日。冷乡。

燈下小品

湖愁

我的目光又落在壁上。

壁上钉着一幅水彩画：一湖水，湖心立着几株枯了的树。湖面泛起了一片雾气，由於这片雾气，整幅画面显出一片迷蒙：近的山模糊，远的山朦胧……。

我在想像，想像我似乎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景色；然而，一时间，受了画面景色的影响，心中在浮盪着一片轻愁，这片轻愁又慢慢扩展，迷漫。

——一时中我又怎能够想出？何年何日，能有机会让自己立在湖边：那时湖水盪漾，远山迷离，湖面泛起雾，像所见的画面的景色一般，再让我为你细细的描绘一番吧！

整幅画，除了表现出迷离的景色，上角题着「湖愁」两字，凝注画面，迷离中倒真像看见湖水浮泛着重愁，而自己心中也升起一缕的思忆，一缕的茫然……。

落雨的黄昏

迟来的脚步声，终于杂沓的响起了。

你感到欢喜吗？

几只白鸽在屋面，伸展着羽翅，同着雨丝嬉戏；屋檐吊着一串串旋律，但稍嫌它过于单调了。

迟来的脚步声，终于响起了。而这时刻是黄昏，因此我说这是个：落雨的黄昏。

雨水绵连，像情人的泪，滴个不停。满天空，是一片灰蒙。那个老妇人，那个站在火炉前煮着饭的，抬起头，

又垂下了，心中在呢喃：明朝的胶树可不知会湿？……

灯下的思情

雨水停了。夜来了，夜色飘来了阵阵微冷，这时刻，本应该有一刻的安静，而又让你扰乱了，你这自负的东西，拉长着音腔，又在炫耀你的音色，你的天才。

是的，蛰伏着的秋虫又不甘於寂寞，发出阵阵声响，浮游在这雨后清凉的空气中。

灯光下，我多想动笔给你写一封信呵！写一个年青人的心思，写一个年青人的幻想；写这个社会的不平；写人与人，朋友与朋友间的勾心斗角，虚伪和奸险。

秋虫，你在唱些什么？

——是在歌颂世间美好的一切？

——是在痛骂社会的醜恶？……

任凭在灯下，心中漾起思情万千。朋友，原谅我又搁下这支笔，原谅我不能好好的给你写一封信。……

——稿於六五年九月冷乡。

長春藤

我时常有这种感觉：生活中若缺乏了一些幽雅的点缀和调剂，久之心灵未免就会空虚寂寞和俗气。

自然，房子中布置得窗明几净，架上放些书本，桌上清供些万年青或长春藤，这在一个人来说不单是种物质难比的精神享受，而生活在混浊社会的一颗心也彷彿明净了许多。

我的家庭环境并不好，住的是破旧木板屋，要弄得自己居室窗明几净当然就不是易事。但我的生活中最起码少不了几本书，因此我也在壁上钉上简单的板架，把十几年断续买来的心爱书本整齐排列上去。

古旧的板壁一旦放了些书本，顿时也焕然一新，自然的就把这个房子点缀得有点样子，同时，我觉得也总比挂些俗气的明星照片之类图片来得高雅。但还是不够的，过了不久，我就感到自己的房子彷彿又缺少什么似的。

有一天，在朋友的屋前，我看见一棵簇拥生长着的长春藤，我才猛然想起，——是了，我房子正是少了它，何不折枝回去清供呢？

作为清供之用的长春藤有了，但却少了一个盛养它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安置它的所在。我住的房子，小小的，除了一张床和一些杂物，连一张书枱也没有，而我的书枱就是床尾；我伏在床尾读书也在床尾写字，说起来是无人相信的，而实际上却是如此。

由於一时间没有盛装的器皿，首先，我只得把那长春藤随便插在汽水瓶中，后来给我想到了，我找来一小节的

竹筒，就利用竹筒盛了水，也就在书架旁的板壁钉了枚钉子挂了上去，而长春藤就养在竹筒，伴着那板壁上的书本，使房子生气盈然不少。同时，这小小的点缀也令我自己感到满意。

拿长春藤作清供物，容易又简单。一点水就能够了。只要有水，它就会生长，就会抽芽。放在桌上伴着书本，或挂在壁上，另有一种雅致，使人看了有种说不出的舒快的感受。

一些水就能令长春藤安於生活，这真是不俗的植物。人何不学学长春藤，虽是生活潦倒，但一样需要有气节，有抽芽生长向前望的勇气。

居室虽孤陋，但有几本书，且有一小株颇有气节的长春藤装饰，虽无窗明几净，但想起长春藤的随遇而安的风度，我虽非自命清高者流，但我的心灵却净化了。

——六六年四月二日作



燕 語

(一)

你在聆听什么？

小楼外是一片暖洋洋的阳光，在空中有翩飞着的燕子，阵阵的「吱哩」燕语呵，倒又叫你静似死水的心扉，猛然地漾起水纹，泛起记忆。

银铃般的「吱哩」声，在朝阳，在晨风中，彷彿化作慈母的叮咛，声声地说：当燕子南旋，山野的杜鹃红遍时，别忘了该是归去的时刻；又彷彿化作柔情万般的絮语……

燕语，唉燕语！你的归来，你的轻轻的呼唤倒叫一个客居的浪人漾起情思绵绵。归去——看看故居，该又是春花似锦，翠绿似黛；异乡虽是值得依恋，然而总难比故居那般可爱。

窗外阳光明媚，蓝空燕子啁啾，小楼是一片愁人的静悄悄呀！

默想一段往事，「吱哩」的声响化作思绪万千。

啊！你在想什么？

春愁、乡愁，一片悠悠……。

(二)

想起了，一阵清脆的燕语，逝去的记忆又像一阵轻轻的晨飏，翻过千娇百媚的花丛，翻过春藤牵扯的围栏，重唤起你静止的心湖。

想起了，小城中的街巷，又该是绿意盈然，又该是春花竞放。

想起了，一段浪荡的时光，消失了多少岁月，虚渡了多少时光。

一阵燕语，唤起你沉醉的一切。

雀语「切切」，燕语「吱哩」，阳光明媚呀！你在想着什么？……

(三)

你在想着什么？

时光过得悄然。为了温饱，为了生活，你牺牲多少美丽的时光。因此，架上的书本尘封了，远方的朋友你也没有给他送个音讯，当你重握起那支笔，已经是那么的生疏。

壁上的日历眼见着一张张被撕下，转眼间，一个年头又快渡尽。

到今天，你又想起该看些书，该写点东西，同时该给一个住在僻静的田园中的朋友一个祝福。那是个难得的朋友，一支出俗的幽兰，写得一手优美的散文的青年。告诉他，眨眼间又是圣诞日，再转眼间，大门将又换上新的春联，问问他过了明春，是不是打算重回那使人相思的云南园？

悄然，小楼是一片的清幽。南旋的燕群，倒愿多听几遍你的呢喃哟！好让那心湖泛起生命的浪花，扬起生命的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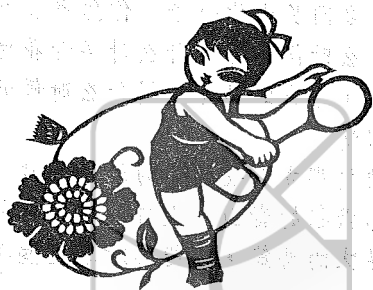
窗外一片和阳，一片轻风，几声鸟语，都令人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充满着美好的希望。

异乡是值得留连的，但也该回去恬静的故居，看看那广袤蓊郁的橡林，看看故居熟悉的一切。

你在默想些什么？窗外是一片亲切的燕语，是一片温

暖的阳光呀！

——稿於花城



霧

——也许你本身是个乡间长大的孩子，你根本忘不了乡间的一切。

——何止忘不了呢？对于乡间的一切我感到是那么亲切可爱，对于一切我都那么熟悉。

是的，你是乡间长大的孩子。你熟悉乡间的一切：那郁郁的橡林，什么时候落叶，什么时候开花结果；那一条黄泥路通向何方；路旁的那些花树什么时候开出芬芳的花？你都知道，都清楚。

时常，你默望那支日夜缓流的河，时常，你喜欢默对着那老是爱沉思默想的青山。大自然间的奥妙、美丽，就像是一束耐人寻味的诗篇，你能够对着这些不感到神奇和沉思吗？

望着那苍茫的雾，你的心灵又感到怎样？

乡间并不是天天都有雾，但是假使你是生活在乡间的，那你将经常都会看到雾。大清早醒来，除了那声声的鸟鸣令你感到无比的快乐外，当你望到眼前一幅美妙的景色：一片白茫茫就像新娘子的披纱，轻轻的罩着大地的一切，远的青山朦胧得几乎看不见——而实际要是雾下得大了不说轮廓就是一点在你脑海中的模糊影子也彷彿是全给罩完了。近的山隐隐约约，那树木也只是一个淡淡的形影。这种模糊的景色自有它的美，它就美在若隐若现，飘飘渺渺哩。

当那一线光芒在东山升起，冲破层层雾，雾将就渐渐消失。你会明白，雾气消失后的大地，将是一片潮湿，

草径上，叶片上，都有点点的露珠儿，受那阳光一照，都会成了晶莹剔透美丽可爱的珍珠。当你一不小心震动了它，它却一滚滚到草地上就不见了。

由此你於是就想起那雾中的升旗山，雾中的灯火。你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太多幻想的孩子。但是一忽儿你又会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你又想到人生，人生有时在你感觉中却也是一片迷蒙一片茫然。在苍茫的雾中你会迷失了方向，在生活中你会失去指针。

暗地里，你常常会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心灵里像笼罩着一片浓浓的雾，令你透不过气来。没什么，生活的航船又触礁了，希望又失落了。

灯光下，你在痛苦的沉思；睡梦中有恼人的风雨，有迷茫的雾；当那窗外黄昏老人轻轻的走过，走过苍茫的青山，走过那树梢，响着非常非常轻微的跫音，你的心灵又茫然得一如死湖般孤寂无依。日子淡得比水还淡，写不出诗更没有散文的意境。

——雾一般的迷茫呀。你幽幽的说。

——你忘了当光芒万丈的太阳升起，浓雾将会湮消？

——当那太阳升起？浓雾将会湮消？你默然了。

你想得更多更多。不单止生活有时令你迷茫，那爱情也像雾一般飘渺，那少女的一颗心也像雾一般难以捉摸。

有一个诗人把雾形容着一隻猫，他说雾来了，像一隻猫，踮着脚轻轻的，它一弓腰又去了，是那么轻盈。诗人在迷茫的雾中却找到了灵感，找到了美丽的诗句。

去吧！你为何不在那雾般迷茫的生活中寻取人生真谛？到生活中寻取诗句？……

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於冷乡。

寂寞的墳地

戏院的对面，隔着一条马路，就是一片荒凉的坟山。

戏院座落的地点，说实在的已算是郊外了，因为到底已离开市区的范围了。这间戏院就建在坟场的前面，在去年四月间才正式开幕，而我却在五月的时候才被公司当局调派到这里驻守。而在一般老年人的心灵里，初初开幕的戏院，他们是充满顾忌的，更何况还是与坟场为邻？迷信神怪——早已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

时光匆促，转眼间也快一年了，我们四个年轻家伙——经理老丘，机师兼广告的老陈，还有一杂役，也住了近整年，却平平静静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不过说实在的，初初到这种环境，心里头多少会感染到一些不应该有的阴影，可是日复一日，天天看惯了也就平常了。人的心理就是这么样，对一样事情越是感到神秘可怕，越是不敢接近，就越感到不可近；但一旦接近了，看得多了也就没有什么神秘恐怖的存在了。

初初，我多少就有这种感觉，而对着这埋葬着死人的坟墓，总感到有一种恐怖。就如老陈所说，他在去年年初戏院正在兴建中就到这里居住了，那时只有他一个人住，白日里有建筑工人工作，有车辆经过；夜里可就静悄悄的，他一个人就睡在门窗关不紧的楼上，看管那些建筑材料，晚上风吹草动非常可怕，有时遇上刮风下雨，那种情景实在令人毛发悚然，可是直到戏院开幕，他住了那么久也没发现什么动静。这就足以说明，一切都是人们的心理作祟。

说实在的，老陈的胆量也算不小，虽然明知不会有这种事，但是静夜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心里多少总会作怪。这倒叫我想起了我学生时代的事情。那年我还在某地唸中学，班里有人心血来潮，约定一个晚上到郊外的坟地去，研究鬼火到底是怎么回事，领导的是班长陈同学，甚么都讲妥当了，然而当晚我却临阵退缩，推说身体不舒服了事，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

这个坟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平日里，一片茅草丛生，荒荒凉凉，那些野坟，就只有茅草和野鸟陪伴着它们。暮色低沉时刻，斜阳映照着一片荒坟，一阵风吹过摇动茅草的「悉悉」声，一阵野鸟拍翅惊叫的「吱喳」声，叫人听了看了感到是那么凄凉寂寞。

到清明时节了，那时的坟场自然就会焕然一新了。那些长眠在地下的孤魂会得到他们亲友的吊慰，整个坟场的野草会被清除干净。斜风细雨伴着燃烧的纸烛，当然那种情景也是够令人断魂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当年的小杜就已把这种情调刻划得淋漓尽致。而当清明一过，野草又将爬上坟头。遥望这个坟场，远山把它衬出一片寂寞，它的邻居一边是胶林，一边却是翠色浓浓的红毛丹园，现在又多了一座热闹的戏院作邻居，相信那些孤魂不应该再感到寂寞了吧！

朝夕相对着坟山，再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可怕。有时候寂寞了，我还喜欢倚在那门口，静静凝望。心里一片开朗，这人类最后的归宿的坟山有什么可怕？鬼又有什么可怕？真的鬼倒并不可怕，而那些披着人皮的生活在你周遭的

鬼才是可怕，他们比鬼还要狡诈，还要阴险何止千倍百倍呢！

——稿於威省爪夷。



嶺上的黃昏

記得曾看過一篇「秋風原上」的散文，一看再看，對於作者描寫趁車經過山嶺時所見的美麗暮色非常嚮往；同時也不覺欽佩作者優美的文字，只千把字就寫出了一個詩境般的暮景，描出一個醉人的意境了……

黃昏的景色是美麗的。在海濱看暮色，有海濱的情調；在平原上看暮色也有不同的情景；自然在山嶺上領會暮色又有另外一種不可言喻的詩意和境界了。

記得不久前，為了生活我曾在那寂寞單調的山嶺住了一個時候。

經常，在飯後我們三幾個年青人總喜歡沿着蛇般曲曲折折盤旋在山崗與山崗之間的新辟泥路散步。在那個時候，太陽已經西沉了，只有暖洋洋而無力的夕暉，映照著半空，在夕暉下，我們由這個崗嶺跑到那個崗嶺，收在眼里的盡是一座連接著一座而又空蕩的山，直到夕陽沒有了，抹在天角的彩帶也沒有了，我們才又慢慢踱著回公司去。

而那時刻，往往很快就是黑沉沉的夜色籠罩了下來，天邊再也見不到一些晚霞的殘脂，而抬頭望望那高而空曠的夜空，卻已掛滿了粒粒晶亮的星燈了。心里往往禁不住會暗自嘆道：「一天又是這麼過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就像天邊的彩霞，升起了又消逝。就這樣的，那曲折的黃泥路也跑厭了，多彩的晚霞雖不能說看厭了，但每每看了那多變的彩雲，就禁不住懷戀起遠地的朋友，一顆心也就越急於思歸了。

——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寂寞單調的山嶺呢？

那又是另外一天，我们同样跑在黄泥路上，一位同伴不禁脱口这么说。我记得，那个黄昏是很美丽的，一天尽是瑰丽的色彩，那空荡的山丘被夕晖映照下也似乎添上了不少色泽。在暮色下眺望过去，更令人陶醉的，令人感到可爱的，除了这美丽的夕晖，还有就是对山那些火光。

那些都是人们燃烧柴枝的火堆，赤红的炽焰上空还曳着袅袅的丝丝的或是圈圈的白烟，在夕阳下微风里飘升着，那不是很有诗意吗？但当夜色深浓了，见不到丝丝的白烟只见那红红的火焰时，望过去更美。

可是，岭上的黄昏虽有诗意，但我却更思恋远隔的家园。是的，跟那位朋友一样，我的心何尝不渴望能早日离开呢？

这种清苦而单调又寂寞的生活，过久了也就烦厌了，虽然高原上的黄昏诗样的迷人，缺少了知心朋友，心灵没有那份兴致，也一样是寂寞的。假若换过别种情形，相信又有不同的感受了。

日子虽不好过，但还是要呆下去的。这样，每天傍晚跑着同样的路，看着同样的暮色，在那儿也呆了几乎整二个月的日子。

回到清静的家，时时刻刻倒又会想起那岭上的黄昏，暮色下柴堆烟火，那带着浓郁的原始风味的长屋和那公司傍令人提心吊胆的枯树。然而，像岭上的黄昏，像黄昏里的彩霞，这些事情都消逝了，过去了。……

六六年七月九日於冷乡

租房子與搬家

在早几年四处为家那段时日，「搬家」对我来说並不是什么难事，随时上头一个指示传下来，收拾好随身行李就动身，一调近的可能是一百几十哩，远的则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三四百哩的也是小事，舟车奔波，辛苦自不在话下，但都无话好说，反正单身一个的，行李也不过三两件，到了那里，住宿一切自会有人预先安排接应。

那时候，这种流浪式的生活，自己反而认为蛮有意思的，今天这里，明日那边，生活见闻甚至风土人情种种，都或多或少各有不同，说实在是很新鲜的一回事，什么无家可归，居无定处，离家时的辛酸什么的，日复一日，渐渐的适应了，也就没有一回事了。

自然，这都是一段过去的事。六九年尾，总部把我给召了回来，我也就像由一片随风飘流的浮萍一旦漂进了无风无浪的湖泊似的，到底是安定下来了。

这几年来，在总部由於所负责工作的性质关系，也不用担心会再被调动了，然而也因为安定了，自己反而觉得无风无浪的生活也嫌枯燥了些，但既身为受薪阶级，一切听命於公司，也乐得过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几年的时间也就这么过去了。

只是住在大都市，租房子始终是一个烦恼的问题，要想找一个理想的住所，安心的住下去，並不是简单的事。这才感到「搬」的烦恼。就说这几年来，自己也就先后搬了好几回，现在看来不久又得搬了。但这种搬的滋味跟以前流浪式的搬又全然不同，以前每搬一次都是不同的地点

，总带有一份新奇与欣喜，未免不舍有一点刺激的成份，而现在提起搬房子，烦恼多多，不知如何是好，这到底是大城市，一切都很现实，搬到好的，屋主或二房东随和的，住上几天也就彼此熟络了，也就习惯了；遇到那些吹毛求疵的，那就麻烦多多了，不是说水用得多了，就是电火开得多，那种气实在不是身为房客亲身领受过不会知道的。

早些时候，公司方面本租有整座房子当作宿舍，让我们这些由外头调回来的职员住宿的，一座排屋式的平房，四房一厅的，住的都是同事，有说有笑，有吵有闹的，仿佛一家人，进出就像自个儿的家非常的利便。只是后来，经济动盪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加之四方八面涌向都市找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形成房屋供不应求现象，屋价暴涨，於是，聪明的屋主也就乘机调整屋租，公司方面未免表示不满，说实在也未免表现得寒酸了一点，就这样谈不拢的情形下，屋主趁机收回整座屋子了。

屋子被收回了，倒霉的自然是我們这些职员（住客），大家只好分头去找，但在屋租必须符合公司规定的条件下，结果找到现在，依然无法找到。而我们也唯有分散开来，二人一个单位的找房子，临时住了下去。

想起最近一回找房子的事，不免感受到大城市的人实在太现实也太无人情味。我与王君好不容易在××花园找到了一间挂着「有房出租」的屋子，屋主是个老太婆看来还不坏，说起话来没个停的，一副菩萨心肠，似乎处处均在为房客着想。结果看过了房子满意了，交了二十元的定银，次日上午向公司交代了一声，即将东西搬了进去，没想到这时候房东老太婆竟然变成了另一副咀脸，这又不是那又不是的，一会说有唱机用电多，一会儿说挂衣服不能损坏墙壁，不能弄坏地板，等会又说看书要在厅里看，女

朋友不能带进房子，约束一大堆的，我们没好气的拿了锁匙回去公司，越想越不对劲，放了工又去找迹，很幸运的总算给我们找到了一间较理想的房子，漏夜的把东西搬了过去，结果平白的损失了二十元，一分也没扣回，这个老太婆未免也太令人不敢领教，真是人不可貌相。

这一住也住了将近两个年头，原本的二房东的确是不坏，非常的随便；后来，屋主收回自己住，二房东整家搬走，由於找到的屋子不够出租给我们，而目前的屋主也声明可以让我们继续住下去，於是，也就懒得再找房子，而其实要找过合适的房又谈何容易？最近，H君结婚了，於是我只得让出整间房子给他作新房，而自己唯有将就将就，搬到楼下本是杂物室的小房住。这个房子除了放下一张单人床，四周只能容一个人勉强活动，名副其实是斗室，已经小得无法再小。这个房子除了非常小，遇上刮风下雨，整间房子就进水，也是令人苦不堪言的一件事，不过房子倒凉爽，没有办法，也只好暂时住下去，慢慢找到合适的再搬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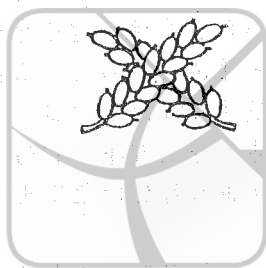
有时，看看别人有座屬於自己的房子，住得舒舒服服，实在羡慕极了；事实上，住在大都市，自己没有能力买屋子，租房子毕竟是件伤脑筋的事。如计划成家，就非在心理上先有个准备不可，否则，到时有了家，像似什么一大堆的，一二年甚至三几个月就搬一次的，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回事呢。

时下许多屋主租房子声明在先只租单身汉，不然就是不准煮食等等，条件限制多多；同时房租又涨再涨，公司的房屋津贴却老是区区的三十元，而且还附带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就是结了婚房屋津贴就自然被取消，自己租房子得自己负担全部，不可说不岂有此理！有一同事X君，

以前因环境不许可，拖到年近四十岁尚未成家，不久前好不容易才找到对象，正想计划结婚，后来因向公司交涉房屋津贴，谈不成功，一气之下索性也不结婚了。

想起来，这种事未免不令人不平，然而，这位同事也不免是意气用事了些，结婚成家到底是本身的事，实在犯不着为了争取那区区的房屋津贴不到而跟自己过不去的。但想起来，也未免不是小白领阶级的悲哀哩。

(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於八打灵)



錢 錢 錢

「錢」這個題目，很吸引人；但也很俗氣，一提到錢，少不免會使人聯想到「銅臭」味。但儘管有人自以為清高超俗，不把「錢」之為物看在眼里，但在这个現實社會里，少了它則會令人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慨！

一個人勞勞碌碌的，一年到尾，從早到晚東奔西走的，為的是什麼？不外為的也是錢。蓋有了錢，可以讓自己以及家人生活得更安定更舒適，有了錢可以住洋樓可以坐汽車；有了錢希望更有錢，這都是每個人會有的心理。雖然說起來，這未免不是虛榮心理，但你能否認，你不需要錢嗎？你不希望自己生活得舒服嗎？你真能超凡脫俗把錢不看在眼里，不食人間煙火嗎？

我想沒有幾個人能做得得到。筆者是凡夫俗子，自然更免不了。只是側身現實社會，樣樣現實，樣樣少不了錢，自然各盡所能，誰有本領找到更多的錢，那是他閣下的本事與榮耀，无可厚非，但取之正當自無人說你什麼，如不擇手段來達到致富途徑賺取金錢，既使你能找到無以數計的錢，相信自己良心上亦會有愧。雖然如此，錢也不會自己由天上掉進你自己的口袋，要錢就得動頭腦，勞心勞神勞力，你總不能天天在幻想有朝一日中彩票。

儘管你說錢乃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在你有生之日，你却不能一日無錢。除了「有父成龍」托祖宗遺蔭，生下來不愁穿不愁吃，伸手就有錢的，誰想要錢都得靠自己雙手一個頭腦去尋找，這是現實也是最合理的事。誰要想不勞而獲，靠不正當途徑去找錢，那无非是去犯

罪，去为害社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所以说，金钱之为物，可说是万能的也是充满罪恶的。你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写稿是为了兴趣而非为那区区数元稿酬，但你能说区区几元稿酬就不值你阁下一顾而不要吗？这未免是跟孔方兄过不去。

想起来，有时穷起来，连想多看一场要买票进场的电影，逛逛百货市场也得三思而行，更有时每届月中月尾，临近发粮日子，看看袋子已所剩无几，青黄不接的危险关头，或是甚至只用剩下三二元的，那种尴尬情形实在只有当自己亲身领受过，才知个中味道。

为了钱，有的人昧着良心去干伤天害理的事，为了钱，亲生手足甚至父子对簿公堂，何况是夫妻？何况是朋友？因此，除了真正做得到君子之交的，不然，提起钱总不免会有伤和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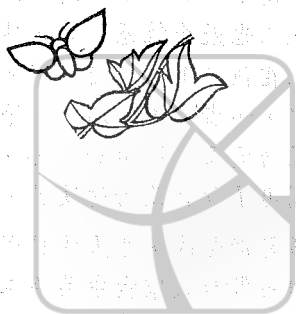
少了金钱，少不免就会与穷字结上难解之缘。所谓越穷越见鬼，人一穷起来，免不了会遭受一些朋友旁人的白眼。因此，有人即使不很富裕，为了派头，也学人充阔佬，进出高贵场所，坐名贵新车，住洋房，但实际里东挪西借，满身蚁债，不外是打肿脸孔充胖子。一旦出了洋相，唯有躲躲藏藏的，又真是何苦？但却大有其人存在。

有一个报界朋友，告诉过笔者这么一件事。在进报界前，有过一段穷困时日，一次，他与几个过去经常见面聚叙的朋友在咖啡茶座喝茶，这么巧那一回又忘了带钱，离去时，朋友们各付各的茶钱，竟没有人大方的代付那二三毛钱的茶钱，个个都推说袋子没钱，甚至一个拿出了五元面额钞票的又塞回袋子，寓意深长的说了这么一句话：「钞票越来越不中用，一找散了就不见了……」。结果，幸好那间咖啡茶座是认识的，那位朋友只好欠下一笔二三

毛钱的小帐，怪难为情的离去。

这是现实得多么令人感叹的事！这虽然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由此可以看出，世间人情淡薄如何，友谊又值多少？所以，钱钱钱！这到底是个金钱社会。

(七五年十月二日於八打灵)



傑倫的『園邊集』

「韭菜長成後，就被人刈去賣，長了又刈，刈了又長，永遠給人做菜，做葯，做香料，但卻沒有機會開出一朵小的花來；正好像一個苦命的人，在受盡人世的滄桑後，仍然沒有出頭的日子一樣。……」

——難見花開的韭菜

這個社會，是不平的，是充滿了醜惡的，傑倫是個情感豐富的青年人，也是個敏感的人，我們日常中許多常見的事，在他眼裡在他筆下，都是一篇可歌可泣而動人的文章。靠了一根筆，作者毫不隱瞞的寫下了社會的罪惡和不平，寫下了自己的愛恨，不幸和感懷，也寫下了農村人民的生活，更刻劃出了膠林兒女的淒苦。

農民的生活是清苦的，窮人的日子是過不完的。你看，作者將一年到頭做為人家盤中菜的韭菜的命運擬為一個窮困農民的命運，写出了這個社會的不平等，給予窮苦人家深深的同情。諸如這些，在作者集子中是隨處可見的。作者本身就是個自小就生活在窮苦人家的子弟，對於下層的窮苦人民的生活格外的清楚明了，因此寫了出來，也就格外的感人了。

看了這些作品，我們更可以知道：平凡的生活裡，平凡的地方裡，都會發生許多不平凡的事物，都會發生許多令人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筆下的「膠林筆記」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了許多這些被人認為是非常平凡而在作者筆下表現了出來卻是那麼動人的現實故事。

作者把這些親身所聞所見的事實，以朴素流利自然的

文笔轻描淡写的勾划出来，充满了亲切感，充满浓烈的人情味。使人明白了生活在胶林的儿女们的生活，使人知道胶林里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但也是清苦的充满辛酸的。

「夜里躺在床上，割胶人听到沙沙呼呼的风雨声，脑海里像有无数烦恼的精灵涌现，辗转难眠……，希望又遗落在心田里。」

割胶人三天不能出门了，胶刀快生锈了，胶桶也倒仆在屋簷下，看来米缸也要空了吧？

朋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拾回那颗遗落在心田里的希望呢？「——愁雨」

生活在胶林，这种工作看似清闲，其实是清苦的。人们一早就得冒着寒风冷雾的到胶园去，靠着头上的臭土灯的灯光，每天辛勤的工作，才能换得一天的生活。假使时届多风雨的时节，天空时常下雨，下了雨胶树湿了也就不能工作了，这时胶工的生活就更凄苦了。在胶林里生活的儿女除了担心雨水外，橡树落叶也是令他们愁眉的——

「是一阵阵旱爽的风盗走了乳白的胶液，让一杯满满的胶液变成半杯，半杯的变成几滴凝结在杯底里。」

是炎热的骄阳把树皮晒干了，使胶刀落在树皮上，如同割铁那般的坚硬。「——落叶胶林。」

这些都是事实。雨水多，水限也就多，工作就少，收入自然也就少，生活自然也就成问题了；多雨的时节过去了，旱的季节到了，又是橡树落叶，这个时期胶液又少得可怜。生活是什么？幸福在那里？这是一幅多么残酷的写实画呀！

除了这些，生活在胶林里的儿女还有许多遭遇是令人同情的。「粮期」里作者描写出一对不幸的夫妻，男的因患了脚疾而不能工作，一家三口的重担就只好全落在妻子

的肩上的情形。

但妈妈思索又思索，觉得别人的孩子都上学去了，自己的孩子还要去拾胶丝，怪来怪去还是怪自己没有本事，越想下去就越伤心，妈妈也哭了。

朋友，这样的事情是极平常的一次。

粮期到了，手里拮据着血汗钱，脸上自然会流露着一丝欢笑，但这欢笑是短暂的，正如雨季时的云天，刚露出了一丝阳光，也为随后的云层淹没了。……——粮期。

出粮了，把这些用血汗换取的钱扣除了伙食用费和丈夫的医药费，就很有限了，而单纯思想的孩子心里，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因此得不到三块钱而赌气不工作，做妈妈的体罚了自己的孩子后连想到孩子的不幸也就掉了泪来。……

胶林笔记十多篇中，除了写出这些不幸的一群外，还有许多如：「他倒下了」，「胶林产子的母亲」……等各篇中，都是写在胶林生活的儿女所发生的事情，有血有泪可歌可泣。

平凡的生活有不平凡的题材，平凡的人生有不平凡的故事。这是作者杰伦文章突出的特色。作者并不是一个只会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的人，读了胶林笔记里的各篇，相信读者们都会相信这是事实的。

作者曾经有个时期离开朴素的家园而出到都门生活，也有一个时期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投进云南园的怀抱。但是很不幸的，由于家境的贫困和身体的衰弱，作者并无唸完大学就回到家园休养到目前了。

作者由都门工作到在星洲唸大学期间，写得最勤，在那时期，作者把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写成了清新自然的散文，发表在各报副刊上。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好些东西，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我说过：作者是个感情丰富而又敏感的青年，许多旅游所见的小节和生活中的感触，他都能写成一篇优美的散文。如「流浪的一群」，「最后一根香烟」，「车过黄昏晏斗河」，「中宵酒醒别都门」，「远山近树一般情」……等，都是言之有物，抒写自己的感怀，充满人情味的作品。

收在「园边集」中的作品大约有三十多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相信就快可以与读者们见面了。作者除了这本「园边集」外，还有一本散文集「瓜棚豆架」，希望继「园边集」后不久将会看见它的出版。

在这里，我虔诚的祝福杰伦兄，再接再厉的努力耕耘下去吧！

——稿於六六年六月尾。冷乡。



后記

马华文坛是沙漠吗？有前途吗？……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很难下一个定论，诚如最近来商报「读者文艺」版的笔谈：「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里头各作者发表的意见一般，其中虽然不乏许多一针见血的见解，却都有不同的论点与看法。

由「读者文艺」的笔谈，引出了许多高见，姑不论是否已谈出了什么结果，但有关方面的苦心终无白费，确也起了推动作用，抛砖引玉下，使各方面觉醒，积极的努力推动文艺，有的发起文学奖金，资助作者出专集，有的出钱出力创立出版社，出版丛书，都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除了这些，更令人感到高兴鼓舞的，是激发了对马华文艺前途关心的出版界的响应，挺身而出，免费替各作者出专集，扮演一个推动马华文艺的重要角色，精神诚属可嘉！这个出版社就是：人和文化出版社。

在这之前创立的「摸象出版社」，集合社员（即作者）资金，陆续的出版了好几本集子，有诗集、小说集、散文集、杂文评论，虽说自力更生，不免相当艰苦，但也相当成功，同时令人侧目。眼见各文友文集陆续付梓出版，我也曾心动，想整理多年来的习作，出版一个专集，湊湊热闹，可是经过冷静思虑下，又打消了原意，原因是自认虽然十多年来，写了一些东西，但並沒有几篇算得上是满意的见得人的，不免三心两意，犹疑不决的，因是也就搁下一旁。

人和文化出版社的成立，文友们一再鼓励我整理集子

交去试试，结果又蠢蠢欲动，不甘寂寞，由剪稿堆中，整理出三十二篇，凑成了这本散文集：沙滩上的黄昏。

十多年来，断断续续的，严格的说，我写得并不多，而且大部份是散文，只是近期间才学人写了一点不像诗的诗，自然这些诗篇登了出来自己过后看了都会脸红的，所以，我能收集出版向前辈、同道、读者们献醜的，也唯有散文。我自认我的散文写得并不好，但是我却偏爱写散文，因此，一直来除了断续的写写之外，我尽量观摩别人的散文创作，吸取别人的创作技巧和经验；我喜欢的国内外散文作者不少，而一直来本地中最令我欣赏的却是韦晕，我喜欢韦晕行云流水般豪放不羁的文笔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写作技巧；除了韦晕，我也喜欢杰伦的谈朴风格及星洲已故的停云的清新格调……。

因为一向来，我喜欢读散文，因此，我本身无形中也酷爱写散文，但我是什么东西？写出来的又是什么东西？真是惭愧！这并非谦虚，只是自量。

曾经一段时期，为了生活，也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像一片浮萍四处的漂荡。这本集子中所收集的好些篇章就是那段时期写的点点滴滴，我把它们收了进去，借以纪念一段既往的漂泊生涯，一段旅人的零碎记忆。……

我还年青，免不了有着许多幻梦及对生活的叹息和惆怅，自然更存在许多的幼稚和无知。这些都会在集里的篇章中发现，除了自己深深感到汗颜外，朋友们的善意批评与指正，我将无限的欢迎和感激！

最后，谨此向给予这本集子一个出版机会的人和文化出版社及编委会诸君，还有杰伦兄百忙中抽空为我写序，都致以万分谢意！

無野

七五年十月尾寫於八打靈。



△△△△△△△△△△△△△△△△△ 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4	3	的	得
18	23	忱	优
21	17	忱	优
23	1	忱	优
26	21	忱	优
26	22	忱	优
55	23	忱	优
58	15	我们(只)能	
61	10	倦	倦
62	9	倦	捲
65	7	运	这
72	19	沸	佛
74	24	崇	崇
88	4	概	慨
91	16	歉	谦



出版： 人和文化出版社
Salam Publishers
22, Jln. Mawar, Setapak, K.L.

承印： 人和印務有限公司
Salam Press Sdn. Bhd.
22 & 28, Jalan Mawar, Setapak,
Kuala Lumpur. 14-11

定價： \$1-80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